

歸黔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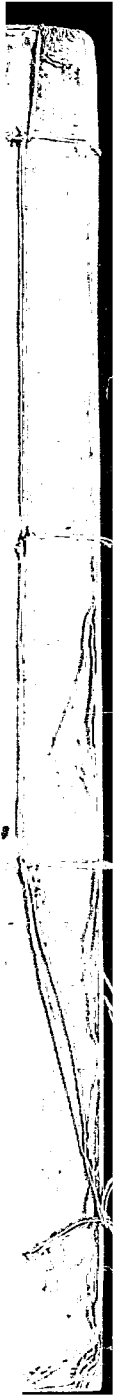
吳敬恆題



送蔣先生惠政

陳貽蓀敬贈

丁亥六月



歸黔吟

吳敬恆題



賤名先生執事大壇歸來稍受俗裝被若
斤即賤但因在莊芒象中冷飲熱飲而
交并逐病後至今未全好也昨就強止此
即求之止修方跡故

先生細讀詩碑亭化事未修中後力歎又
鄉遠大著仁人滿能一言問世有人心氣不
咸動亦有憾焉耳其列有肺腸村林亦直
區少陽列花石標更研作中不似別也付作
付作係批快後建痛為賦先中後謝

寄居附言候痊當則止為叩

遂安

不為恆安

二夜

自序（二）

自余居杭州，忽忽五年餘，時徜徉於西湖山水中，雖有感興，不常寫，寫亦無足錄。民國癸酉秋，余返黔省親。黔中境况，黑黢黢，冷森森，與溫妥妥之西湖異，腦中如常有物刺，但不能言，亦不能自遏制，不覺筆之於紙。曾將鄉居雜詩，投載於貴陽民衆日報。自是貴陽相識中之在高位者，相遇輒多加以橫目。自念予所寫鄉間情况，若與實境相較，尚不及十之一，然已大遭忌毒，蓋說老實話之難如此。而所寫之城市間雜詩，坐是亦不能發表，偶與一二友朋閱之，厚吾者，且以明哲保身爲勸，私心至感之。今年夏曆正月，余在平壩倡撤毀平城縣長不德之德政碑，事



既竟，暗中切齒相遇橫目者更多。酒後胸熱，自念此數行紙，縱隱之亦復何益。且人若均以說老實話爲戒，則貪奸者愈將揚波推瀾，而世衰將愈不可救。但使剝極必復之言，尚有理致，則光明終可到來，而此數行紙，亦不過在黑黥黥冷森森中，留幾滴遺痕而已。乃亟將之合刊，其餘所寫雜作，未暇錄也。余性疎，對於南京杭州各處族舊，書問常缺，苟其見此，得知黔中近年一二情況，亦聊以當鴻雁。姑命之曰歸黔吟爾。民國乙亥二月朔白雲陳貽蓀自序於桐綠軒

自序（二）

余在丁丑以前詩，已付印者凡二：一歸黔吟，二浙南游草。歸黔吟乙亥五月初印於貴陽，丙子三月再印於杭州，今則第三次矣。浙南游草丙子五月初印於杭州，茲則第二次矣。丁丑，七七抗戰起，戊寅予轉黔，旋仍返浙。乙酉八月，倭寇敗降。戊乙之間，感興所至，亦偶有作，其大半均載於東南日報及正報。歷年轉徙，累遭損失。茲僅就手邊所存者，輯爲戊乙之間草。三書篇幅均不多，乃合爲一冊。撫今思昔，忽忽又十餘年。年紀大一天，情趣也隨着淡一天。有時亦中心養養，但總鼓不起勁兒寫，蓋一年以來無詩矣。將來能續有所寫作不，自亦不知也。則斯冊之

歸 吟 序

二

印，與其目爲敝帚自珍，毋寧謂爲自傷也。丙戌七月陳貽蓀自記於貴陽。

鄉居雜詩

余不見鄉里農收，已十餘寒暑。今秋乘閒返里，得親田園。田園之間，誠多可樂。但當此叔季之世，饑日悽愴者，亦正不鮮。茲所云云，或親自目擊，或得諸聽聞，感繁詞蕪，蘊降於中，迸而一發，工拙所不計也。

世亂還鄉日，蕭條感慨多。耆舊飄零盡，出門寡所過。蹊徑塞荆棘，牆垣蒙藤蘿。時見吏胥來，索款頻詬訶。山居雖深欲，煩擾將若何！

季秋白露下，淒淒來涼風。草木趨枯落，田園漸寥空。農夫羣打穀，擊斗聲蓬蓬。日出已操作，星見猶未終。微爾人盡死，人飽子腹空。國本將焉託，思之心有忡！

村村農務急，男女寡安居。收穫盡在野，門掩室常虛。父老

山中至，策杖來徐徐。道旁迎父老，豆菽復何如？豆菽亦云好，知否足吏胥？力耕雖有獲，輸捐則無餘。詞罷久無言，相對徒歔噓！

北鄰一老翁，髮白口豁齒。清晨持鎌出，勞作水田裏。蹣跚泥濘中，舉穀色自喜。泥濘豈不苦，得茲足供已。苟得逃飢渴，垂老亦已矣。

四處斗聲起，農人忙打穀。誰家一幼孩，偃臥土中哭。臂露脚不襪，任令驕陽曝。借問母何在，辛勤正採菽。兒啼豈不聞，謀生難顧鞠。思彼富豪兒，方在襁姆腹。

微風動田稻，習習和且柔。內有素衣婦，操作懷餘愁。自云夫新喪，白骨委山邱。留遺兩子女，日日啼不休。悲深思欲死，

嬰稚賴誰贖？死者亦已矣，生者將安謀？酸詞難卒聽，寒虫爲啾啾！

出門觀秋色，負手步前林。驕陽曝背熱，白雲飛來陰。鄉居誠可樂，無奈徭役侵。山阿日寂寥，廬里有哀音。去去問漁父，桃源何處尋？

萬物常相食，天道思難通。絲絮掛綠葉，高下隨微風。蜘蛛密佈此，以待飛來虫。匿伺苟有獲，攫縛何遽忽。微物已如是，世網誠可恫！

愁眼盼日出，連朝雲疊羅。山霧開復結，秋來雨偏多。稻禾棄田裏，黍稷委山阿。老農搔首愁，歲月實難過。不堪徵歛苦，老天亦爾何！

日日愁雨下，放晴乃良晨。雲霧傍地沒，山林照眼新。西郊事正繁，阡陌滿農人。成年羣打谷，稚子亦採薪。同德功易舉，互助情自親。一飽誠不易，顚顚俱苦辛。

寅晨氣清爽，緩步步中田。南風散冷鬱，初陽送溫綿。山頭含曉霧，村樹罩炊烟。小雀啄餘稻，嘈晰時飛旋。無憂真義子，偏得樂自然。

鋤荒南野際，清風來徐徐。林木何森蔚，鳥音播空虛。大塊富文章，秀色堪以娛。茅廬可容膝，豈必崇樓居。老農非不足，貴官非有餘。適性爲至樂，彼跼此容與。

都市競富豪，山野甘質泊。富豪形有餘，質泊藏真樂。如何諸少年，歸來便相謔。瞻彼田畝中，男女雜操作。衣食賴自力，

生死常相託，何來尊卑別，崇義情無薄。借問炫新子，何如此煜燐？

陰雲起天末，農夫蹙額憂。嘉禾尚在田，已割猶未收。實恐洪雨降，水漲穀飄流。聚草茅廬側，嚴冬用飼牛。更復理耒耜，犁地上西疇。但願得安食，苦辛終無尤。

報道南風起，雨雲片片開。羣山入眼淨，麗日自天來。鄰人走相邀，開言笑滿顙。天晴田事好，可否同去回？興起無停滯，偕到南坪隈。世亂愧沮溺，深衷煎百哀。

曖曖日將夕，村樹暗籠煙。農夫山中至，菓物各滿肩。稚子迎阿爺，攔路把衣牽。攜兒同還家，婦孺共嘗鮮。身勞食逾美，力耕自寡愆。此味誰識得，真樂難具宣。

農夫負粟至，置酒殷款之。自愧離村久，相慰誑言詞。四時富佳興，力耕方盡知。權勢詎足慕，豪華徒自欺。百業無高下，四肢勤乃怡。世亂誠堪慮，多憂亦奚爲。勞工爲神聖，守常復何疑。已已難具道，勸君盡此卮。

秋谷甫上倉，碾米作新粥。臭味濃且鮮，數碗亦果腹。高明實鬼瞰，榮華多恥戮。得此自有餘，豈必厭梁肉。

松柏壽千年，年久愈盤礴。衆得元氣厚，霜雪無凋索。鬱鬱龍虎姿，風雲來相託。大人髮皓然，年高體彌壑。嗜真居卿里，晨起便操作。豈爲無食衣，勤者有常樂。

還 門前數株樹，亭亭搖青翠。小雀中哺兒，物固愛其類。感恩入房，幼嬰方成寐。眠醒微開眼，撫撫已復睡。時亂人多苦，

無憂惟童稚。運命難可尋，俯仰期無愧。

稚兒非珠玉，溫然意自親。看人眼常笑，欲語口流津。逗弄無虛日，撫抱累終晨。忘情誠乃難，一氣相貫因。世事多滑汙，來對爾童真。

里中疾疫盛，羣兒多夭亡。陰風淒且厲，草黃亂山岡。閭鄰多蕭索，相問盡淒涼。死者誠可痛，生者亦困愴。茗華樂無生，疾苦寧早殤！

臥房冷陰陰，陰陰來魑魅。滿座悄無言，病兒被中睡。張目微伸手，肢冷靈已闕。淒涼衆人心，滴滴母氏淚。昇兒出房中，放置宅隅地。一燈搖熒熒，涼風送悽悽。生者自相親，死者自相棄。如何一冥目，便無人撫視。送兒上山阿，藏兒以狹櫃。旁人

早已忘，兒母心常悴。兒存身有靠，兒夭夭若墜。年年逢此日，思兒起長喟！（多壽姪天，其母悲甚，感而作此。）

山行十餘里，村村盡破廬。居人類乞丐，顏色敗血淤。嗟子何爲爾，切齒洋芙蓉。狂吸雖酣暢，癮過食無餘。神銷聰明絀，體弱血氣虛。吏胥時時來，敲剝任爬梳。飲酖聊止渴，竭淵欲無魚。南鄰多第宅，今已成丘墟。雪涕懷林公，卓識難等如。

官家審爭訟，二更坐大堂。大堂冷陰陰，一燈搖寒光。頭搖神活現，癮足氣深長。猙獰差役輩，側目伺兩旁。人間今何處，或恐是鬼鄉。

山野多真味，羈人樂村里。逍遙返故林，擺落城市累。詎料時勢移，村鄉亦潛毀。伏莽遍地藏，烽煙相密邇。犬吠疑匪至，

已睡還坐起。他村民更苦，一夜四五徙。四方雖云大，蹙蹙將安履？

匪氛日滋蔓，父老心憂惶。一身易他去，閭閻將焉藏。請爲父老陳，何用深慮傷。天地遭震蕩，波濤亂溟滄。弱者易爲食，團結作雄強。鄉里導以義，除奸足安良。有無相與共，甘苦衆同嘗。農暇齊奮力，築礪起高牆。守望誓相助，村村互爲防。邑里可永保，甯止個人康。

北山多窮苦，窮苦賊匪蟠。白晝荷鎗至，入室無物完。老弱遭擄掠，箱櫃被剖鑽。一一漫收檢，揚長去何誰。賊來人盡散，賊去且慰寬。遭賊豈不苦，不敢去報官。

畏賊已等狼，畏官猶過虎。狼來請虎至，虎至將何脯？遭賊

報官家，派兵爲擊堵。步趨何徐徐，赫赫捶大鼓。賊匪早遠颺，
震震奮威武。報賊賊何在？擊虜今無虜。我等徒奔波，損失將誰
補？誣罔該何愆？賊逸爾使主。主流流血謝，恩赦懇官府。獻物
搜燼餘，區區休嫌取。人煙日蕭索，室廬剩空戶。偶然經舊墟，
涕泣淚如雨。

日日言擊匪，匪勢轉披猖。武力不在民，征剿徒助勦。借問
陷匪地，何不早置鎗？置鎗懼兵提，無鎗匪又張。置否實兩難，
爲民當罹殃。不忍聽此言，辛酸裂中腸。可憐好山河，漸被荊棘
荒！

城市間雜詩

二十三年十月

自予返黔，城鄉間居，以居城市較久，尤以住貴陽時爲多。道長俗弊，觸
目多增悲憤。詩云：心之憂矣，如或結之。冬日對爐，不覺舒紙。若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則茲作或不爲徒然乎。

深谷已爲陵，高岸旋作谷。陵谷豈有常，盛衰多反復。凋索悲舊家，崢嶸發新族。堂上起清歌，門前接馳轂。婁婁縱笑淫，子女^誇麗服。爲歡能幾何，第宅又他屬。獨有舊時燕，年年巢茲屋。

鄉野懷舊俗，城市趨新風。時亂變逾急，故宅洗漸空。新來跋扈子，恃力仗財雄。金銀等拾得，揮霍若紫銅。朝悅碧草青，暮喜赤霞紅。歡笑歌舞地，流連綺羅叢。變習快置郵，澆漓將安窮。本實已先撥，思之心有恫！

青青再實木，青青能幾何。根柢已枯朽，枝葉徒猗娜。飄飄仕宦子，生長安樂窩。體膚未曾勤，志意未曾磨。一朝父兄去，

步履漸側傴。安食物所忌，福之禍已多。荒園藏蟋蟀，秋來爲悲歌。

高官延大匠，拓地起層房。千工受部勒，擊柝聲梆梆。梆梆震民屋，屋中人盡哭。大官樓與房，小民血同肉。崇樓豈不美，視之欲裂目。

官貴競荒淫，豪侈欲無偶。音樽招賓朋，梨園獨占有。優伶任頤使，健兒供奔走。仰頭聽妙歌，低頭嘗美酒。詎知民欲死，但云樂難朽。乞兒伺園門，袴穿袖露肘。偶聞魚肉味，鬱結苦垂首。

青青山上竹，撓之作拱竿。街衢任馳突，市民刮目看。弁兵各佩鎗，簇擁何喧譁。貴來方殊衆，萬木仰首觀。拱竿揮淚謝，

不忍爲此散。自吾經行處，萬民實已殘。桎梏如可卸，願得返林
壑。

茂林漸凋落，凋落由嚴霜。人民日流離，流離由政荒。力耕
苦無食，力織苦無裳。金帛歸城市，脂膏竭廬坊。荊棘遍四野，
欲去將安亡。大官方意滿，作樂起華堂。

今日東家請，明日西家邀。好官苟得爲，飲宴無虛宵。美酒
幾斟酌，鮮味自烹調。笑樂方及半，婉歌發聲嬌。賓歡主人喜，
相對魂欲銷。會心各有得，弦外音飄飄。

蕭蕭北風涼，淒淒毛雨滋。燐燐火正紅，揚揚自有思。客來
多巧笑，相視兩心知。遺君以瓊佩，差事用報貽。官家多餽贈，
人民竭髓脂。不意辦公處，終日盡辦私。

泰山何巍巍，一指足蔽之。河防堅且實，蟻穴潰其堤。匪餒勢煽熾，黔民靡有遺。山河將破碎，詎是閱牆時。棟折尚嬉戲，蠅營惟構私。會見胥及溺，臨風自獨悲。

絨絨緣毼毼，粲粲八仙棹。四五爲官人，團坐打麻雀。此貪發白中，被扣筒萬索。左顧逞虛喝，右覷還示弱。座旁陳餅果，啖嚙雜笑謔。但云解無聊，星夜時有作。政事隨委棄，官書亂投閣。家習漸成風，荒淫悲沒落。

宴客定三時，四時客未來。參差客漸至，白日已西擁。冀謂時緊急，官紳正開醕。舉世難莊語，心死實可哀。

野草蔓中園，蘭蕙漸凋萎。桃李失光輝，庭院塞荆杞。古來非一事，咏之淚如水。執政嗜美味，左右進甘旨。正音不得聞，

濡染唯靡靡。伺機便逢迎，固位惟媚詭。好官我自爲，那管民生死！

軟軟蜀錦被，粲粲西洋氈。晶晶玻璃燈，條條_白鐵釘。裏裏
手上石，呼呼口中煙。尋樂豈寡途，何爲此縈牽。休云民盡死，
播毒在歛錢。名流及權要，恃此累周旋。應酬誇精品，酸香漫嘗
研。沉溺無敢議，議者獲罪愆。

賤女施朱鉛，巷口賣嬌嫵。浪人售仁丹，街頭喧擊鼓。世亂
尚詭譎，斯風煽揚普。貴陽街市中，怪客時接武。趨攢當道門，
抵掌談今古。東西隨鋪陳，南北任排數。詰詰豈不勞，所求在煙
土。奇貨不勞得，千萬過良賈。還家嬌妻妾，華衣耀堂廡。

匪警馳報急，官府反鬆閒。人員欲盡散，搖搖難留攀。空空

辦公室，寂寂若閉關。瓦解焉能拾，蕭條欲摧顏。獨有庭前樹，小鳥時飛還。

朽木不爲樑，敗絮不爲裘。粧點門面子，時急難爲謀。土匪自東來，奔突任踐蹂。官貴倡避地，整裝無夷猶。中國送遠客，衣冠羣獻酬。共言風聲惡，相對但搖頭。不見擊楫客，惟見泣楚囚。風急知健翼，道遠識驍駒。公輩有可貴，肉食難等儔。

門前國旗掛，堂內大會開。委員久不至，工役頻去催。寥寥數十人，枯坐守空台。學生居左列，軍警位右排。自云亦無奈，應景奉命來。竿旗知愁恨，蕭瑟漫低徊。

風雨陰晦日，聯翩出西城。彩坊何的爍，松柏綴其楹。排仗相依映，冠蓋雜縱橫。悠悠時已晚，悄悄意難平。冷冷軍樂奏，

淒淒悲風鳴。垂首深嘆息，奉命作歡迎。

昏昏晨易徂，

忽忽

終日已移。鬱鬱園中樹，寂寂庭前墀。悠悠

職員至，漸漸辦公時。文件塵封滿，開拆未有期。敲棹長太息，對紙累攢眉。枵腹難奮力，談笑且解頤。詞罷各自歸，惟留鳴鐘馳。

公務員生活，不及苦力夫。力夫日數角，鹽米粗能數。勞辛得安食，家小自相娛。詎如此常困，數月一文無。室人未肯諒，交謫若追逋。從公受飢渴，仰天徒嗟呼。面子強乾撐，表裏受夾箍。愁懷夜難寐，淚落被枕濡。

昔年青衿誤，今朝受苦磨。人義作吏好，作吏淚痕多。富貴大官得，貧困屬員羅。散憂聊登高，四野盡殘病。工具罪焉脫，

受厄理則那。公服苟不棄，苦辛將謂何！

罪人居牢獄，黯黯誠可憐。耳目等聾盲，手足遭縛纏。日久偶得出，朦朦何茫然。昔痛陷監子，今悲小職員。日日爲等因，奉此時週旋。自由雖稍愈，生機已熬煎。所得能幾何，室家累困遭。看看韶光逝，嘆息空年年。

季世學多誤，佻佻悲青衿。西裝誇新樣，革履響好音。上課能幾日，嬉戲漫浮沉。腹虛眼空大，時髦競追尋。流連復幾何，韶華已逝駸。可憐父母苦，汗血累微金。成名殷有望，時函寄苦心！

南街一小攤，炸賣豆沙窩。找賺在釐分，所得能幾何。忽來一老軍，入座氣醺醺。開口吃兩個，出票找錢文。老軍令我補，

小攤暗叫苦。票面雖三吊，值僅一吊五。強笑謝老軍：「區區豈認真？此次作奉送，二次情更親！」老軍揚揚去，小攤淚沾巾。

河水失其流，滔滔漫田園。人生反其性，蕩蕩逾常矩。莫言兵卒橫，兵卒亦太苦。今年復明年，淹滯終行伍。飢渴誰爲食？疾痛誰爲撫？只今北風寒，單衣纔蔽股。長官意氣揚，狐白擁佳嫵。落拓實可憐，思之淚如雨！

紙票日低落，小兵持買肉。屠戶見之來，躲藏恐不速。小兵前進言：「非我故橫目。發餉實艱難，飢腹累輓轡。十足領進來，折扣誠痛腹。」相對久無詞，悽悽黯含哭。詎知居奇者，贏利已滿積。

小溪水渴絕，大河水停流。農村齊破產，城市豈盛稠。清晨

開店舖，日夕無所收。寂寞坐舖中，對貨惟懷愁。望望行人過，不入難攀留。生計將斷絕，命也又何尤！

生易蕭條甚，小販更傷悽！挑擔清晨出，街巷穿走齊。奔波足力盡，蹭蹬叫音低。囊中仍空空，看看日又西。黃昏怕回轉，兒女對面啼！

悲哉燒炭翁，燒炭無火烘。初冬九十月，伐木深山叢。築窩置其內，煨成顯良工。挑負入城市，踟躕街衢中。叫賣豈不苦，聲嘶腹仍空。晚來天欲雪，戰慄悲寒風！

賦重民多苦，穀賤農愈空。往者石十元，尚自傷不豐。今者價未半，衣食將安充。官家索款急，四野多殘瘡。駝運來城市，累累滿街衢。臨衢悲瘦馬，哀嘶向蒼穹。

過街狝家女，曼聲賣荔枝。索貫何累累，挑擔兩肩齊。來自深山中，不入衆果題。周身雖叢刺，味美無等齊。金瓜徒有表，羞與并論提！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陳貽蓀

歸
黔
吟

浙南遊草

序

黔於古屬楚郡，其地左接歸巫，右通湘沅，其俗善謠，有屈原宋玉遺風。交葩會鼓，至今猶然。明清以來，詩人倍出。晚有鄭子尹，遭教匪之亂，避地鄉居，多詠民間疾苦，惜其格太嚴，未能舒志。最近得一人焉，曰陳君貽蓀。貽蓀初未有詩名，不屑與時流讌集，亦不留連風月。獨挾其熱誠，深入民間，發至心，作苦語。兼陶之冲淡，杜之悱惻，其爲詩史無疑也。余幼離蜀土，長而居越。宗國多難，讀君浙南遊草，意切切然。更觀所爲歸黔諸什，視子尹遠過。蜀於黔爲近，三巴風會，又黔俗所由興也。未知所詠黔事，與蜀頗相類否。又未知蜀士中，亦有貽蓀其人。

者否。緬懷前賢，若陶靖節杜子美，其居亂世，憂國眷民。而發爲歌詠，以厚風俗，以裨時政，一語之諷，往往勝於千言之頌。固知先聖設教，詩之流澤遠矣。繼此有作，吾望貽蓀。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戴傳賢序

附戴先生來函特製版如次

貽孫先生惠鑒

尊書敬悉拜讀

佳章不勝嘆賞 賸不能詩何足言序聊一為之異
不負

雅囑耳 附布

惠教即頌

吟安

附稿一件

戴傳賢敬



四月九日

浙南遊草

上月初旬，余奉省黨部命偕吳委員望侃視慰浙南被匪區域，同行者尚有尹君貞淮，蔣君徑詡，呂君昌文。沿途卽事觸景，時有懷感。暇則偶記數語。近方得略加整理詮次，但撥景捕情，忘漏已多，姑命之曰浙南遊草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陳貽蓀誌

發杭州赴東陽

日月遞催輪，人生若作客。客在客中行，隨分爲安宅。風塵誠多苦，煙景亦可摘。臥疾方少愈，遵命起行役。清晨渡錢江，麗日流瑩白。俯視洪流黃，仰觀中天碧。體力雖羸虛，胸懷已開懌。

車行厭塵囂，隆隆惟轉轂。抬頭偶對窗，風物紛入目。青山

相排推，白雲互斤逐。形影未可凝，變化一何速。稍停知站過，奔迅覺地蹙。既嘗義烏梨，還食東陽肉。歡宴感良朋，款洽仍信宿。高誼不可忘，旅寄慚無復。

游覽方岩五峯書院

赤日炎中天，尋勝清煩歎。名山方在望，百體汗潛消。指點問五峯，談笑數嶠嶢。萬松倚迴壁，清風弄鳴條。林禽知客至，嗟嗟來迎邀。地靜塵自少，景幽神覺超。安得輕身術，駕雲入洞霄？

巖罅何軒豁，簷空起層樓。登臨懷諸賢，

書院樓上供有朱文公等位

落拓

傷寡獨。靠椅隨意望，衆景忽盈眸。諸峯抱連環，萬松疊青稠。赤霞散綺彩，落日藏陵邱。榻存可止宿，匪熾難淹留。出門長太息

，趙趙偕朋儔。明月知我意，相對累夷猶。

方岩市街之夜

祝神過令節，衆客來四方。

陰歷八月十三十四等日，東陽永康各處人民，均來方岩，朝祝胡公廟祈禱。

入夜殊喧闐，雜然滿客堂。紅燭散清暉，宮燈耀明光。纓絡靜低垂，彩條漫飄揚。琴笛何清越，歌鼓正激昂。袒胸搖蕉扇，赤腿靠竹牀。衆歡樂杯酒，吾亦滿引觴。飲罷隨倒倚，物我渾相忘。房宿苦汗熱，偶步到小園。花竹弄清影，明月耀中天。連峯變顏色，依稀蒙瑞烟。彷彿非人世，上住藐姑仙。凝睇未忍釋，歸去復來旋。

連袂步街塵，市容竟如何。紅蠟照路衢，攘攘肩相摩。爆竹隨處起，鑼鼓雜笑呵。時見袒臂客，赤面步側傴。山鄉有真樂，

喜吾得從過。信步到石橋，小坐喜幽和。溪水流潺湲，草虫漫吟哦。仰頭望明月，清光正舒波。吳子興更豪，吹笛復放歌。望假新買

一笛自吹

好景君須記，快遊應無多。

遊覽方巖并觀胡廟集會

寅晨離床早，早起爲登山。山道初逶迤，步履未覺艱。中途更陡峻，嶙峋巨石頑。鑿岩成磴級，隨勢爲盤彎。日暄汗逾出，力盡杖難扳。天門偶回窺，峭絕欲摧顏。俯視拜神客，喧呼塞路間。志定險若夷，意沮勇變孱。在昔修道士，歷阻度重關。

流汗上天門，既上忽收拓。客舍備茶酒，往來隨酬酢。綠竹搖姿媚，清風吹時若。含情臨天池，池澈天倒著。俯仰懷宇宙，胸懷頓冲漠。願欲豈有涯，澹泊可永託。

胡廟香烟盛，烟盛殿沾污。村人搶香火，馳逞若追逋。手搖鐵瑯璫，口叫嗚呼呼。頭頂胡公像，鳴鐸隨步趨。法師秉精誠，舞劍縱輕軀。揚抑皆有度，疊摺若畫符。一頓再三躍，瞪目眩羣。忽。吾聞在蘇俄，進步與日俱。科學能造雨，原野盡沾濡。人已翔遼闊，我猶滯舊途。啓蒙殷有望，趕上貴良謨。

木 坦

聞道木坦村，賊匪任馳走。東家殺七命，屠戮到雞狗。童穉無一全，赤血染斷肘。三日鮮人問，糜爛尸已朽。鄰居惟喑陰，無人敢出首。云恐賊聞知，戰慄懼開口。地僻離城遠，報官亦何有。田園多蕪荒，百草生南畝。去去復何言，憤悒徒氣吼。

南村有二家，相近在尺咫。西家潛通賊，捕捉送獄理。搜證

難獲據，還延徒虛委。判決還上訴，舞文弄玄詭。屬託士紳保，安然返廬里。東家暗報匪，匪聞齊髮指。半夜率衆來，人亡家破燬。東家時歎顏，西家常切齒。村鄉引爲戒，從匪甯犯紀。吾民入網罟，驅納伊誰俾？陵邱易踰越，峻阪難上止。火烈人懼犯，水濡人多死。殊俗自異宜，寬嚴各有以。空執皇皇法，膠柱將安使？

既耕

聞金華東陽一帶中學生，入校時每親自負担行李，休假期間，有時亦助理農事。此種風尚，頗足矜美。遠念我國古昔，耕讀本屬合一。意在使體力智力，交助發展。生產消費者，不致相懸太遠。至今各地春聯，亦多有「耕讀家風」之語。感而作此。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每誦陶公語，悠然念古初。伊尹有莘田，太公渭川漁。孔明懷澹泊，躬耕南陽廬。體力既已勤，神智亦澄虛。後世轉澆漓，讀書便拋鋤。遠離生產基，終令經濟疏。勞動不復知，享樂惟敲梳。平昔懷此事，結念每長嗟。東金中學生，行李自担拏。有時還家轉，亦助理園蔬。世習多浮靡，斯風可稱譽。不見都市子，空自曳華裾。

武義

東陽人殷稠，武義富稻木。稻富生覺裕，人稠地爲蹙。武人秋有成，東人來獲穀。或則多胼胝，或則多鼓腹。或則多晏起，或則多無屋。我行經武縣，赤日正炎燭。聞道一小城，茶館三十六。

發縉雲赴麗水

坦衢易超越，崎途難迴遄。汽車清晨發，履險意結懸。築道鑿絕壁，駕橋凌奔泉。巔稠山合沓，江淨水淪漣。白練灑翠碧，青林浮瑞煙。路迴石磊峭，峯轉景延綿。心情隨變化，喜駭各紛然。客人漫指點，談笑肩相駢。獨欣山間禽，時飛掠窗前。

麗水三岩宴飲

名寺稱三岩，攬勝到幽區。入門千竹茂，擦切調笙竽。清冽丹泉爽，崇麗小亭都。窈深諸洞曲，古異衆佛臚。主人何殷殷，享客盛筵鋪。口進三杯酒，耳聆萬斛珠。三岩洞前有瀑布，名萬斛珠。談讌誠可樂，草竊尚待驅。飲罷臨小池，搔首獨踟躕。

雲和小溪散步

細雨天初霽，散步到小溪。流急生激湍，風侵覺涼淒。罷浴青山秀，拂林白雲低。零落行人少，啁啾水禽啼。遙指重巖外，暴掠尚傾擠。芟除猶有待，結念木橋西。

赤石嶺

清晨發雲和，坦路肆馳騁。忽見重巖橫，簇簇露清景。車客爲指點，云是赤石嶺。紆迴上高山，轉折臨絕境。峭壁倚危道，深壑搖虛影。駕駛稍疎虞，紛碎在俄頃。車吼氣若沸，客惶息爲屏。履險易摧挫，守常能安永。世途近更悉，訥拙用自警。

武溪街

道經武溪街，車停下散步。人云陳鄉長，被害遭匪妒。登門慰孤嫠，訥訥苦無句。見客容慘然，含淚欲流注。掩抑徐聞言，

回頭指孩孺。一身未多慨，幼小賴誰顧。從公身被殺，兢兢將安訴。酸辛裂中腸，倉卒慚無賻。秋風亦含淒，蕭蕭滿庭樹。

情訊朦朧明，中途訪鄉保。聞道已隱藏，懨懨心如搗。移時方將來，顏色何枯槁。低頭訴悲苦，愴顏抒懷抱：『公事實難爲，吏役常追討。閭鄰加白眼，無端招氣惱。費力還賠錢，事事無一好。况復賊匪毒，屠戮等割草。進退實維艱，前岩後積藁。救鄉亦稔知，狼狽徒悼佬。』悼佬感我心，徘徊獨沈吟。下難不能解，顛躓誰能禁？力弱復何言，捫舌吾其喑。

國軍

匪既竄浙，國軍奉命由贛開浙清剿，沿途見十八軍部隊，紀律殊佳。

星星未止熄，奸醜潛跳梁。奔命何飄忽，竄擾我南疆。元戎

赫然怒，飭軍拯黎蒼。跋涉逾千里，馳驅晝夜忙。我車經山谷，忽覩武維揚。絡繹千餘人，魚貫自成行。長官同甘苦，雜伍着布裳。肅肅旅維整，奕奕道生光。

炎炎驕陽熱，悠悠長日曼。殷殷市街盛，秩秩衆軍飯。問答禮貌恭，舉止精神健。付值隨主人，解包出鈔券。感悅來役佚，忻慕聚負販。觀者滿道旁，動色相激勸。均云昔未有，今日得所願。

惟水能載舟，水渴舟焉須？惟政在濟民，民去政焉圖？得民則我榮，失民則我枯。勦匪在寧民，此理終不誣。念茲常繫懷，訪詢累滯濡。車停問父老，軍卒可佳乎？爭言：「風紀好，此番與前殊。見面未開口，顏色先婉愉。雇役酬厚資，始終不拉伕。」

違律在必懲，斷決無踟躕。我人無組織，慇懃相將扶。解我顛困厄，爲我作前驅。流離皆來歸，老幼盡歡娛。爭願作嚮導，奮勇不顧軀。此語句句真，無有一偽諛。憶昔遭不善，地方陷泥塗。見物便拿用，見男便來拘。鞭撻逼担負，一家齊哀呼。見雞便捉殺，不管母與雛。至今偶提及，嗟怨滿山區。謝君殷顧問，我等已昭蘇。」

濟川橋

龍泉有勝蹟，南門濟川橋。周子知我性，周子叙君導遊殷相招。上壓房壘疊，下臨水迢迢。風雨任侵蝕，波濤無動搖。震撼經千年，歸存樹名標。我前遊餘杭，一橋可等僚。規模稍差遜，建造自唐朝。俯仰懷古人，工程亦堪驕。憶昨過赤石，路橋中斷漂。

云被大水擊，更遭木筏標。十萬款虛糜，經年便烟銷。路客方嘆息，包工逃已遙。赤石公路大橋建築費，一云八萬，或云十萬。聞包工於橋壩後即逃逸。觀罷漫歸來，憂欣交縈撩。

龍泉購劍

世路多邱壑，人情少淳真。依違足青紫，壯烈懷苦辛。絕域得名劍，欣然足相親。慷慨對杯酒，起舞若有神。一身且飄泊，四海尚風塵。

大木

龍遂號偏遠，崇山相疊複。衆木鬱蒼蒼，阡阡映岩谷。時見連抱松，勁特向天矗。涼風振怒濤，沸騰吼謖謖。儼若龍長吟，調調訴心腹：『我長已千年，森森此盤簇。精悍少等倫，風雷無

摧扑。期待還文明，獻身爲大築。效力我中華，不負天地育。詎知大力者，棄我如撲椒。重洋運異材，購置何捷速。或以作橋梁，或以作枕木。或以作車船，或以作樓屋。鮮血流將盡，羸骸剩皮肉。放置此仙參，啗啜彼薄粥。蒿目悲神州，日暮命其蹙。』訴罷更洶洶，顛震昏林陸。不似向前聲，哮喘暗含哭。

大白岸

由龍泉轉大港頭，道經大白岸，見保安隊有一傷兵，待車甚苦，爲之感嘆。

江橋斷無車，濡滯大白岸。道旁暫徘徊，忽聞哀聲喚。忉忉驚四顧，一兵臥路畔。大腿流污血，臃腫皮肉爛。烟塵顏面黑，憔悴情神散。身旁伴二侶，相視惟吁嘆。云前奮擊匪，弟兄忽遭

彈。我等送後方，救治無敢慢。稽留等路車，焦灼心若貫。今天等明天，時刻無定算。亦有一車來，胸頭喜不按。詎知此客車，我等惟看看。況加天大熱，太陽若紅炭。眼看弟兄命，危險在夕旦。繁詞訴悽酸，客子意煩亂。願救苦無力，同情徒悽惋。遠念前綫卒，血流支脰斷。可憐陷匪地，老弱將焉遑。聞說贛邊民，予遺不及半。燎原誰之愆？深談懼罔設。止止將何言，悲憤入霄漢。

菰民

富腴稱杭湖，瘦瘠數處州。景慶地更僻，巖巖盡山邱。菰民何辛勤，冬來越邊陲。閭土宜播種，獲利用自賙。春日復歸回，力農無少休。近年資斧缺，枯緊難展籌。可憐數萬民，空拳徒啾

嗽。蟻穴堤可破，止沸薪宜抽。况復匪奇譎，煽惑肯夷猶。我棄人則取，弭亂貴良謀。中宵寢難寐，念茲綢百愁。

大港頭臨江休眺

長途厭塵雜，小休得幽嘉。遊魚戲綠水，閒鷺立平沙。目逐清波逝，意隨白雲遐。適性爲至樂，博知寧有涯？焉得數間屋，倚江送流華！

叢林

叢林獵狼狐，狼狐藏深遽。密密網常設，狼狐匿無地。除匪貴得源，保甲應整治。肅肅里已清，奸宄將焉庇。言之似非難，行之實匪易。推施貴躬親，因循終隕墜。堂高民日遠，深居心自闕。虛公察結隨，困難爲解飲。下情不洞達，扞隔誰能試？吾聞

善治軍，一卒亦懸意。底層盡透知，角逐成攸利。風急木葉傷，文繁民亂志。若復多更張，紛囂何由遂？樂利閭鄰福，塗炭地方累。開導仗里賢，友助敦鄉誼。砥柱作中堅，勇毅担重寄。上以達治宜，下以率儕類。己門曉掃雪，公益惟趨避。桑梓既爛糜，身家同顛顚。一木將安支，扶持賴衆臂。吏民齊協力，艱遠終可至。曠曠日方陰，冥冥天若醉。淒淒風自吹，泄泄人如寐。悠悠似有懷，曉曉吾知愧。

發大港頭乘轎赴松陽

旅行忌流連，流連多所誤。遊客貴賞心，流連亦可慕。轎行何徐徐，搖搖漫展步。容與覽物華，綺思入雲樹。迢遞越高山，灑落待野渡。風味地各殊，隨站可小住。疎放懷昔行，煙塵傷今

過。世途久跋涉，年月等閒度。一身甯足傷，邦國櫻疾痼。感此意搖搖，無情尋幽趣。

港口對岸小憩

赤日散炎熱，行行思小休。道旁數間屋，悠然隱林陬。蔽蔭愜所欲，望門便止投。綠竹繞庭前，猗猗臨碧流。茶罷各怡然，清風滌煩愁。朋侶相顧語，世情苦纏兜。焉得片席地，日後此優游。澹泊懷山泉，偏仄悲神州。狼貪甯有厭，華北雲正遒。無爲效燕雀，屋焚還自謀。

釣魚嶺

聞到釣魚嶺，遲遲漫低徊。如何一子陵，而有數釣台。應是慕逸隱，取以名江隈。噓喘上磴級，流汗登崔嵬。森陰喜松柏，

溜滑驚草苔。高高臨絕頂。清風習習來。北望叫富春，秋雲爲我

開。

前三年曾遊富春江，登嚴子陵釣台。

風聲

松陽龍泉一帶富家，開匪至多。逃上海杭州，優游歲月，待賊平復。其藏金亦有爲匪所掘者。

風聲日緊急，賊匪竄山陬。團團富家翁，卷囊身先抽。頭等跑上海，二等逃杭州。桑梓任糜爛，都市且優游。爲人無血性，雖生生亦偷。薄俗何由挽，濁波待洗流。救鄉不可忽，振拔懷賢儔。

富人工盤剝，積金累櫃箱。倉卒驚匪來，檢點急收藏。或以埋地窖，或以夾壁牆。自謂謀萬全，紛紛赴他鄉。延佇賊平復，

依然樂安康。詎料匪更譎，掘發一掃光。昔榨窮民血，今資殘匪糧。客聞欠吁怪，借箸試立方。出資濟貧困，貧困戴仁祥。出資衛鄉里，鄉里得障防。棄此兼利策，終喪萬兩鉞。俗性難翻移，環視多茫茫。

金杯

金杯盛美酒，美酒浸毒蝮。初飲豈不美，生命在閃倏。土匪肆詭欺，鼓簧編怨謔。市恩施餘財，驅貧劫富屋。强悍編赤衛，老弱轉溝瀆。稻禾棄田畝，尸骸遍山谷。淒淒風雨晨，啾啾聞鬼哭。

磔溪

遂昌磔溪拓俗口二村，人民勇武有組織，不懼匪而擊匪，匪無如之何。不

止遂昌，他縣類此情況者亦有。凡地方自衛力強者，匪均不敢擾也。

賊匪肆竄擾，村落日淪替。人民多散亡，敲餓任搏噬。磔溪拓岱口。倨起掃塵翳。團結固衆心，制變定奇計。霆震當豕突，電擊走狼戾。地方漸寧謐，老幼獲安濟。友助爲楷模，壯烈起衰弊。宿莽易滋蔓，叢山猶藏穢。寄言諸父老，救鄉在自衛。

發松陽乘民船到大港頭

旅途易感思，懷行難安住。羣星尚在天，客子裝已具。出門登小舟，起錨凌朝霧。皎皎天邊月，濛濛江上樹。冉冉岸自移，肅肅鳥潛渡。遊目隨收尋，賞心一旦遇。

秋氣清以肅，江風發微涼。飄零傷落葉，溫煦喜初陽。臥聽流水響，坐觀曉煙藏。激湍過險灘，淅瀟玩清光。聳拔孤峯秀，

綿濛千岩蒼。悠悠生遐思，搖搖樂輕颺。好書隨路讀，大塊盡文章。

歸途

悠悠時易邁，忽忽就歸途。雲樹仍過眼，感興已差殊。跋涉經山水，談講隨縣區。但期人有獲，何惜口卒瘡。豺狼未清掃，邦國正艱虞。書生無多議，偉人有遠謨。歸後當閉戶，寂寂用藏愚。

余寫浙南遊草既畢，其大半曾投載於東南日報副刊沙發。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姜心白兄約往遊白石洞天，於姜敬廬先生宅會見邵裴子先生。與敬廬均爲初相識也。裴子見面卽感贊遊草，并慫恿印成冊。自白石洞天歸後數日，得裴子書，更提前議，中有凡預斯民之甘苦者，各與一冊語。自念其他相識未相識友好，或亦有不乏同感者，於是始有印訂成冊之意，顧忽忽未果也。數月來閒居多暇，偶閱釋氏書，對人生之見解，與前稍異；閱處寡交遊，擱筆者亦既久之。時序遷流，世事多變。自省既未能斷然捨棄一切，歸乎岩穴，如斯則將胡爲者。中心矛盾煩散，莫能安止，而觀點於今又變。平生無定無恆，率多類是。歲月易過，倏便中年。以前種種，均同塵沫。偶理前稿，不覺憮然。臨穎漸

汗，如何可言。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陳貽蓀自題於杭州民權路觀心室。

金衢嚴處各屬水旱寇盜之災頻
年不息政煩賦重人民義無樂生
之心陳君白雲巡視所至即所見
聞發之詠歎編為浙東述草真切
處不減少陵漫曼亂後諸篇或亦
關心民瘼者所樂聞也

王廷揚謹跋



戊乙之間草

自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歲值丁丑。七七抗戰起，余時工作於浙江省黨部。戊寅六月，余返黔省親，老父以抗戰國家族存亡之所關，不容苟安後方，促仍赴浙。壬午五月，余因工作前線，被倭寇所俘，旋得間冒死脫險。脫險後，自念爲國工作之日長，侍親之日短。乃於癸未五月返黔，息影平壩鄉間年餘。甲申三月，老父逝世。安葬畢後，東西道阻，欲赴浙亦不能。是年冬，倭寇竄擾黔疆，余赴陪都重慶。乙酉七月，奉中央命回黔工作。戊乙之間，感興所至，亦間有作。辛巳，余因行役，得遊雁蕩，天台天目莫干四山及黃山，寫有五山游草。壬午，余被俘脫險後，寫

有半月歷險記及流離草。以上三書，篇幅稍多，各自爲冊。其餘零篇斷草，因歷年轉徙，累受損失。略一檢查，存者僅半。防其復失也，乃就手邊僅存者，輯以付印，名爲戊乙之間草。抗戰八年餘，乃中國之大時代。合古今中外之流，逢貞下起元之會。在浩浩洪流中留此點滴，或尚非無謂乎。丙戌七月陳貽蓀。

戊乙之間草

平壩白雲莊陳貽蓀作

歸黔雜黔感懷

還鄉無幾日，長途又奔馳。家人畏聞別，況當亂生離。老親語累止，中心懷悽其。歷年受國恩，臨危敢言辭。家有長兄在，孝順得扶持。抗戰勝利日，游子還歸時。悽悽去里廬，出門步遲遲。生死應有定，已已復何悲！

癸酉我回黔，冉冉幾二秋。今年我回黔，二月亦難留。倭寇揚毒爪，張牙噬神州。慘舒今昔異，山居忍優游。書生不知兵，前方去焉求？誠知少補益，赴難庶寡尤。中原遍烽煙，北望欲裂

眸。男兒志已決，整裝無夷猶。

佳地不數觀，吾村好山川。巖嶽峙莊後，名河繞莊前。茂林華長嶺，左屏何連綿。對面羣峯翠，掩映互爲妍。田疇數十里，青青何芊芊。鄰近四五村，時時見炊煙。可以靜讀書，可以勤力田，可以任攀躋，可以供釣竿。行役暫別去，敵退期歸旋。

歸黔無多日，病憂各半時。常復握空拳，冰炭我自知。世間多網羅，人生隨罹之。惟有健丈夫，利劍斷不疑。誓當斬荆棘，更復割藕絲。仗劍萬里行，南北隨驅馳。安危同一概，生死更無移。慷慨抒我情，任運復何辭。

平生幾浮沉，哀樂互侵之。少年情氣盛，岐途易參差。我曾登高山，意欲得瑰奇。行行至半嶺，瑰奇化平夷。去而就綠水，

低徊河之湄。低徊無幾日，深潭出蛟螭。春日邱野好，花草吐芳姿。流連戲其下，荊棘刺入脾。萬事等嚼蠟，歲月已如馳！書劍兩俱敗，老大傷今茲！君子朝聞道，夕死尚所宜。新機溢根柢，補過應非遲。

前月到貴陽，秋日射炎暉。今晨離此地，苦雨落霏霏。兄妹送我行，車站兩依依。同來吾獨往，遲遲未忍違。累云茲行役，忠貞無貽譏。但願別離後，音信不疏稀。揚手一爲禮，車行已如飛。旅店夜不覺，猶夢同車歸！

株州的慘炸

二七年十月，予自黔返浙，道經株州，遇敵機投彈，轟炸甚慘，爲之切齒者久之。而路工修理鐵路精神，尤令人興奮，聊以詩紀之爾。

緊報急叫罷，敵機隆隆來。一批又一批，三批迭盤迴。此投轟炸彈，巨震響若雷。彼丟燒夷彈，火柱起數堆。瞬間幾百彈，塵烟長空排。悲風送淒厲，大野起陰霾。

敵機投彈去，警報隨解除。我隨衆歸來，慘狀復何如。此處母哭子，彼處婦哭夫。此處與彼處，處處聞號呼。崇樓數十尺，摧毀乃須臾。路邊平民屋，一火盡無餘。瓦礫積廢宇，焦木立通衢。多少無家人，今夜就誰居。

道旁一死屍，狼藉橫倒扑。四肢缺其二，半頭已無目。腹上何所有，稀爛一堆肉。腿上何所存，零碎幾根骨。血衣一片片，飛掛半塌屋。頭髮及肉屑，亂濺路邊木。切齒詈倭寇，慘毒過蛇虺。

街頭誰家婦，癡坐淚浪浪。懷中臥幼兒，吸乳尚未放。身旁倒一孩，中彈命已喪。生母伴死兒，容顏倍悽愴。悲極成麻木，雙目瞪相向。問之不能言，但手指天上。行人盡淒涼，西風送惆悵。

房傾路軌斷，車站中彈多。工人修鐵路，來往肩相摩。或者揮巨錘，或者担土蘿。或者抬枕木，哼呀還呵呵。工作雜吼怒，吼怒盡詈倭；「卑鄙殘暴極，濫炸平民窩。血債終須償，殺敵應枕戈。吾輩管交通，修復無延俄。同心共奮鬥，誓復我山河」。

悼呂福謙毛履慎等殉難六同學

浙江省黨部青年工作團第一大隊及青工劇團，前曾到吳興等地工作。數月勇勤，幸皆無恙。後集訓歸來，面多黃瘦，且有病者，想見前線辛勞。集

訓既畢，更分赴嘉興海寧等七縣工作。噩耗傳來，呂祖謙、毛履慎、潘仁愛、翟輝、盧士坤、程效鵬諸同學，竟於一月五日，敵襲嘉興鳳橋之役，壯烈殉國。男兒志在沙場，諸同學爲殺敵而成仁，九泉亦當含笑。惟分離未久，遽告永別，菁英倏摧，情何能已。而潘仁愛，翟輝，以弱女之姿，激於忠義，不顧前線之危，尤爲難得。迺賦數章，以誌哀悼爾。

溫溫冬日晴，朝陽滿階砌。工友推門來，倉皇客色厲。云得前方電，同學遭敵斃，晴天響霹靂，胸跳難禁制。翹首望江北，雙目蒙氛翳。

霜雪滿河山，派溪集訓時。蓬勃奮朝氣，鷄鳴起嫌遲。三月風景好，結業初分離。工作隨地異，報國共相期。今秋重集訓，胡庠再遷移。自慚難作則，有愧諸生師。忽忽二月滿，志士陳別

詞。倭寇多警急，前線誓奔馳。

紹興有書至，報道渡錢塘。洪流去浩浩，志士神揚揚。一心誓報國，殺賊懷剛腸。持身邊國訓，進德有同窗。壯志未及展，接踵遽罹殃。血染秀州地，魂斷鳳橋旁。男兒死邦國，千古有餘芳。菁莪倏摧折，能不懷惋傷。

魯楚不恤緯，所憂宗周滅。倭寇擾神州，淑女心如結。慷慨離家門，激昂進行列。旗袍棄箱中，軍裝揚修潔。矢志在救亡，奮身入虎穴。殺敵同一心，男女豈有別。何堪鳳橋旁，竟泣杜鵑血。

鳴炮送子出征

緒雲盡鎮區新屋村有盧成高者，自倭寇侵陵，悲憤異常，時萌殺敵之志。

戊乙之間草

第以年過耳順，不能應征。嗣乃子虛與應征抗敵，成高特昭爆竹歡送其行。

蒼鷹處林中，晝夜時悲鳴。羽翼雖凋落，未忘霄漢情。盧翁何卓越，愛國見丹誠。七七烽煙起，長嘯欲請纓。老拳空累握，年邁難應征。中宵常不寐，怒目到天明。

門前有役至，報道送書來，翁子當應征，整裝莫遲徊。盧翁聞言喜，笑靨逐聲開。回頭命家人，殺鷄醺新醅。入城買砲竹，還請父老陪。歡宴未終畢，行行詞累催。親友觀如堵，砲竹響若雷。向子殷殷囑，「不勝莫歸回」。

平定縣偽長

武漢陷落後，平定縣屬陽泉敵，曾強迫民衆開慶祝會，時平定偽縣長李清

潤亦參加，呼口號時，李情不自主，大呼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民衆均隨聲附和，聲淚齊下。

武漢報沉淪，陽泉敵喧逐。倭兵持槍更上刀，勒令民衆隨慶祝。隨慶祝，吞聲哭，敵爲刀俎我魚肉。怕見台上懸寇旗，怕聽場中響砲竹。偽官瑟縮隨俯仰，欲喊口號神惘惘。出聲情不由自主，大呼擁護委員長。羣衆切齒淚盈眶，同聲附和如雷響。人心不死必勝利，會見神州重爽朗。

春禮勞軍

歲暮草木凋，北風何慘冽。英英我軍士，戰場奮勇烈。赤足還單衣，不怕冰和雪。郊野苦奔馳，天寒皮肉裂。出入砲火中，精神勝鋼鐵。殺敵忘身命，所憂邦國滅。後方獲安寧，前綫將士

血。

農村過舊年，喜樂滿民間。小兒穿新衣，大人多笑顏。家家備糴子，炒米又餅乾。香腸加鹹肉，老酒味不酸。鄰里互訪問，東家西家餐。可念前線卒，雨雪衣服單。殺敵功在國，忍使受飢寒。大家送春禮，軍民共騰歡。

大家多窮困，商人過獨奇。國貨或洋貨，賣買皆得宜。東城運西市，獲利一轉移。囤積待高價，贏餘更不貲。歲暮會親友，飲宴盡肥脂。可念前線卒，風雪苦驅馳。殺敵得勝利，爲國兼爲私。積財貴有用，勞軍慎莫遲。

燐燐光正紅，堂上燒明燭。戶戶樂新年，親友相祝福。東鄰子從軍，妻兒顏色盛。西鄰子戰死，老母淚簌簌。衆皆樂新年，

忽伊悲覺獨。大家送春禮，慰勞彼家屬，生榮死自安，親樂征人足。

戰場何蕭條，雨雪正紛紛。健兒在前線，冒死甘風塵，代表後方至，殷殷來勞軍。手帕及鞋襪，年糕旨酒陳。脫帽前致詞：「微物何足云。新年送春禮，聊以慰苦辛」。軍民同一體，歡呼入青雲。一心更一德，誓掃彼倭氛！

王遵侗等

王克敏之女遵侗，憤父叛國，離津南來，川資缺乏，入工廠做工，殷同之。女一民，痛父事敵，設計抵滬，宣佈與殷脫離父女關係。並喚醒一般漢奸子弟，從速猛省，大義滅親，起爲祖國奮鬥。梅思平女愛文，僅初中生，恨父爲敵傀儡，發表宣言，不願戴漢奸兒女臭帽，要打倒漢奸爸爸。梅之

庶母，亦登報痛斥思平，謂玷祖上清白，己雖女流，亦知愛國。大義所關，子女不以爲父母，父母不以爲子女。昔小弁哀怨，孟子許之。孔子稱家有爭子，不陷父於不義。此則僅就常情言，未關華夷之辨，與國家之存亡。王女等痛父叛國，爭之不得而棄之絕之，亦處天倫之變，無可奈何者也。乃若周作人輩，神濁骨輕，有文無行，自稱老僧，爲敵點綴。（註一）其窘胡適詩，謂「並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爲庵裏住的好些老小」。抱泥帶水，其視王選侗女士等爲何如哉！觸感所及，合以詠之。

生父已叛國，爲女誠獨難。順命與違命，取捨兩悲酸。悲酸可奈何，大義不曲阿。藏藏離津門，浩浩越洪波。洪波廣難渡，此去將焉住。工廠勤工作，生活有正路。澹泊實所甘，羞服紈與素。

喧喧昆明市，英英殷一民。憤父諂附敵，絕裾甘風塵。高聲喚同輩，大義應減親。祖國不可忘，奮鬪救沉淪。忠奸難兩全，幹蠱多苦辛。

芝草本無種，糞壤生好花。髫齡梅愛文，烈烈志堪嘉。恨父作傀儡，高呼打爸爸。痛憤熱淚落，旁客爲悲嗟。悲嗟漢奸昏，高官豈榮身。中夜應椎胸，子孫猶作人。

馥馥蘭與桂，灼灼光庭墀。祖宗傳清白，子孫應保之。如何作漢奸，漬漬試不思。不甘作賊，門庭失顏色。死者永含垢，生者常愴惻。煌煌民族光，利祿燠使黑。懿懿梅母言，女流亦愛國。

太宗篡道信，溫溫三詔徵。道信不赴召，託疾輕榮膺。唐皇

赫然怒，敕使往宣稱：「不起當取首，從違爾自應」。信引頸就刃，義不受脅陵，凜凜猶千古，巖巖真老僧。（註二）巖巖昔老僧，天子不能臣。靡靡今老僧，厚顏戀風塵。苦雨庵中坐，不肯天南行。（註三）初稱持漢節，終爲狐兔馴。（註四）芳草變蕭艾，斯人竟沉淪。沉淪君自毀，君文空妍美。清譽四十年，一旦付流水。

（註一）周作人答胡適詩：「老僧始終是個老僧，希望將來見得居士的面」。

（註二）唐、四祖道信大師，住黃梅三十餘載，貞觀中，太宗三詔，令赴京師，并以疾辭。帝敕使者，若更不起，當取其首。師引頸受刃，便以聞，太宗嗟嘆，賜珍帛以遂其志。（見蓮池大師所編繡門崇行錄）。

（註三）胡適寄周作人詩：「××先生昨夜得一夢，夢見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鍾出門去，飄蕭一杖天南行」。蓋勸之離北平也。

（註四）周作人與友人書，自稱爲漢蘇武，不爲李陵。

中華兒童

日敵自佔據我各城市後，卽着手改造我教科書，凡內容有關擁護黨國文字，均被刪改，以冀麻醉奴役我兒童及青年。杭市敵僑，於二十七年十月，令杭各小學舉行所謂聯合開學典禮，逼令學生唱親善歌。但學生皆改唱黨歌。唱畢，更高呼打倒日本軍閥，如雷如霆，響澈雲霄。在場敵僑，均瞠目相對，窘態畢露。人心不死，於此見之。不獨杭市兒童，中華兒童皆如此也，因名之曰中華名童。

口蜜腹藏劍，倭寇毒計深。刪改我教本，攻城更攻心。杭州賊奇譎，鼓簧造好音。勸聯合開學，違令命歸陰。旂幟亂張揚，

糖果衣彩金。兒童皆成列，怒目憤難禁。逼唱親善歌，滿堂氣消沉。

消沉諸兒童，意態轉豪雄。千口一時開，發音如洪鐘。齊聲唱黨歌，主義吾所宗。歌罷更高呼，打倒日閹凶。黃帝好兒女，豈復懼逆鋒。一心更一德，矢勇充矢忠。漢奸失顏色，敵酋旁忡忡。正氣塞天地，揚我中華風。

兄弟爭入伍

方文照，桐廬環溪鄉人，中籤當入伍，其兄文丙，久恨暴敵侵略，堅請代弟入營。又周育章中籤，其兄錫因弟體弱，亦欲入伍，而弟不肯讓。民間雖有「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之詞，但自昔亦有「戰陣無勇非孝也」之語。若「忠臣多出於孝子之門」一言，更爲一般所樂稱。禮失求諸野，

流風猶有存者，方氏周氏兄弟爭相入伍，平日之怡怡可想。兄弟怡怡，親樂可知，茲數君者，均可以風矣。

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內戰徒自殘，斯語理自成。日閭肆侵略，神州滿血腥。國破家何在，好男貴當兵。戰陣苟無勇，非孝忝所生。汪童死魯難，孔子贊豪英。管仲匡中國，如仁莫與京。蒼茫懷今古，想見昔人情。

桐廬環溪鄉，居人多淳魯。倭氛未清掃，徵兵到村聚。壯丁方文照，中籤應入伍。桓桓兄文丙，請代奮忠武。久恨敵侵略，切齒時吼怒。報國得良機，慷慨辭園圃。骨肉見至性，赴義足千古。

親親家人誼，怡怡兄弟情。田廬自足樂，世累無相撓。聞報

己中籤，周子將入營，長兄憐弟弱，代弟欲長征。幼弟義不可，堅持依籤行。兄弟苦相爭，相爭爲請纓，男兒競赴義，聞者淚爲傾。

監犯請纓殺敵

抗日戰起，前線將士，忠勇奮發，氣薄雲天，全國監犯，亦多請纓殺敵。同爲黃帝兒女，均有救國義務，固無論有罪無罪，犯法不犯法也。二十七年十月，奉化六十餘重罪犯，鑒敵侵凌，憤怒填胸，相率請纓。法院喜其壯志，許焉，并歡送前方從戎。

峨峨高牆立，森森鐵門關。鬱鬱在監人，蒼蒼髮漸斑。聞道倭軍虐，燒殺縱淫姦。泥塗膏老弱，溝壑委紅顏。神州含瘡痍，恥辱滿江山。朝夕常扼腕，時時撫鎖環：「有罪與無罪，救國心

一般。焉得從戎去，掃彼兇與頑」。

沉沉鐵鏈重，黯黯獄房陰。鬱鬱在監人，時時敘衷情：「犯法非吾願，皆因打不平。身拘囹圄內，心在討倭營。救國焉能諉，雪恥在請纓。同志復同堂，我等如弟兄」。談罷緊握手，相看眸更明。

拍拍鳴鞭砲，襲襲擊軍鼓。欣欣出監人，嘻嘻各就伍。喜見親友來，眉軒色飛舞：「我輩從戎去，從戎在擊虜。翻思在監日，鬱鬱何太苦。昔爲檻內囚，今作人中虎。勝利方歸來，歸來就田圖」。

有懷

伯夷與漢奸

伯夷不事周，餓死首陽山。兄弟同採薇，浩歌震天關。高名標千古，巖巖不能攀。殷周一中華，猶恥同宇寰。如何炎黃裔，竟去作漢奸。屈膝倭人下，苟活學奴顏。俯仰懷今古，喟然傷世艱！

誅漢奸歌 并序

汪賊兆銘周賊佛海陳賊公博以及其他大小漢奸，忘了民族，忘了國家，忘了祖宗，屈膝倭人之前，自甘貽臭萬年。久欲作誅漢奸歌以討之，未就也。偶讀毛詩葛藟篇，愛其音節，詞意均好。忽有心會，卽倣其格調，振筆直書誅漢奸歌一首，惟章數亦不必盡同也。

鬱鬱鍾山，中華聖土。（註一）忘了民族，謂倭人父。謂倭人父，亦莫汝顧。

鬱鬱鍾山，園林旖旎。忘了國家，謂倭人母。謂倭人母，亦莫汝有。

鬱鬱鍾山，孝陵之東。（註二）忘了祖宗，謂倭人兄。謂倭人兄，亦莫汝從。

一人從倭，舉國含羞。昔日聲名，盡付濁流。引刀不快，負老年頭。（註三）

秋日肅肅，楓葉丹丹。念汝敗類，傷我胃肝。寫此一歌，以誅漢奸。

（註一）南京紫金山，一名鍾山，國父陵墓所在之地，無異中華聖土。凡主張復興國家民族，振華夏之天聲者，莫不服膺國父所發明之主義，故託之以起興也。

(註二)明太祖陵，一曰孝陵，亦在鍾山附近。明太祖有光復漢業驅逐胡人之功。

(註三)汪賊兆銘刺攝政王後，有詩曰：「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人爭誦之。汪降倭後，予曾有一文，謂汪應自殺以謝國人，乃汪今仍鼠據南京，搖頭擺腦，雖風韻猶存，實則引刀不快，負老年頭也。

寒雲并序

冬日寒雲寒雨，倍添淒鬱，客有自浙西來者，講說淪陷區域慘狀，爲之酸鼻，爰命筆述之。

寒雲送淒鬱，寒雨復蕭疏。客從浙西來，風雨訪吾廬。爲說倭寇虐，扼腕累嗟吁。先組維持會，自治騙里閭。繼復置縣府，門面強張鋪。漢奸惟媚倭，索女供倭娛。情況亦可憐，俯仰任倭

驅。利慾薰心黑，窮惜吮倭疽。倭喜眉飛揚，倭怒口囁嚅。降倭作威福，倭疑還被誅。流氓及地痞，招搖過長衢。制發通行證，民衆無安居。白晝與黑夜，搜索無時無。藉茲爲剝削，敲吸骨髓枯。家家任遊劫，豺狼滿道途。死生隨喜怒，殺戮盡無辜。兒也哭其父，婦也哭其夫。山河被瘡痍，淚血流溝渠。鹽梟及土匪，收編供奔趨。名曰保安隊，實則等暴胥。吆喝嚇鄉里，民衆任肉魚。無槍持木棍，甘爲倭隸奴。蠶絲及茶葉，出產杭嘉湖。歲值數萬萬，統制盡無餘。物物均有捐，捐重難等如。商店多關門，農人停耕鋤。昔日熱鬧市，一一變荒墟。遍地盡冷森，不見春昭舒。教育皆奴化，學校等炭塗。主義乃大禁，日語成要須。定爲必修科，開口阿伊烏。竄改我讀物，欲我民皆愚。大本及小本，

盡是親倭畫。消滅我精神，寧止奴我軀。言罷更長嘆，淚落沾衣裾。

小學生陳達夫盧先鼎等

綏陽高小畢業生陳達夫盧先鼎等五人，恨敵侵略投筆從戎，於潛潛州小學學生邱善慶金德明高樹根及健民小學學生溫章，憤敵機狂炸，辭家投入某旅童子軍連。抗戰以來，各地兒童從軍者至夥，邱等不過其一例。予高其志氣，聊以詩詠之爾。

旭旭朝日出，揚揚國旗升。烈烈好兒童，沸沸熱血騰。目睹旗飄舞，胸憤敵侵陵。江南江北土，同胞骨肉凝。中華五千年，文物世同稱。如何神州地，竟被豺虎登。國仇何日雪，東望憤填膺。

未覺年紀小，救亡着軍裝。一心念前綫，雙目揚輝光。父老來送行，同學滿中堂。開口唱軍歌，音聲何慨慷。我輩誓殺敵，殺敵在戰場。洗雪我恥辱，收復我土疆。抗戰勝利日，相將返故鄉。

農村偶拾 井序

余性喜農村，樂其簡易。自居胡庫，倏又年餘。農村人民，無論男女老幼，莫不朝夕勤苦。以云平凡，固是平凡。以云偉大，亦真偉大。中國潛力，無窮無盡。抗戰基礎，乃在鄉村。蔣委員長早有指示。秋來對農村生活，偶有掇拾，聊以詩寫之爾。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

黃豆收穫後，農夫理鋤犁。一日驅水牛，往耕北山陸。犁利牛力健，土翻塊塊齊。大鋤捶土塊，塊散成粉泥。捶塊將何用，

泥細易施肥。二日燒草根，土草杆成灰。灰堆起白烟，冉冉往上飛。灰成肥料足，農人解其頤。三日帶麥實，播種到畛畦。掘土成小窠，液肥傾無畝。麥種十餘粒，隨手播不遲。腴泥捏盈握，一一掩蓋之。七日到田看，青青芽漸滋。農夫流汗日，戰士滴血時。足食軍民安，抗戰易支持。救國子功大，黽勉復何辭。

倭寇肆侵略，神州震鼓聲。健兒作戰去，前綫苦奔馳。健婦留家中，門庭獨力支。秋來豆獲盡，糾糾把鋤犁。中田不寂寞，身旁有二兒。一兒捶土碎，一兒助施肥。操作雜嘻笑，學母無不爲。天明出門去，日夕復回歸。出門還入門，母子常相隨。時復憶遠人，停鋤話依依。男兒應報國，已已復何悲。

秋深白日短，日短變氣候。木葉多搖落，搖落寒林瘦。農村

忙收穫，田中雜老幼。東田拔苞羅，玉蜀黍人稱苞羅。西田拔黃豆。紛紛挑還家，來往路相遶。寅晨已操作，日夕還未就。夜帶明月歸，霜風入懷袖。

倉中粟猶濕，淋漓將奈何。老農仰天望，雙目揚愁波。飄風西北來，颯颯搖寒柯。雨止濃雲散，月明清光多。東家整篋席，西家理挑簾。均言天氣好，明日晒苞羅。

今朝降元霜，皚皚滿巷陌。村人喜天晴，鷄鳴喧里宅。羣星尚在天，農場爭展席。東山露輝光，搖搖升寒日。東席剝苞羅，西席黃豆積。老婦八九人，席上時跼蹐。曝背談家常，絮語話往昔。孩兒三四人，跳躍在其側。溫溫冬陽下，辛勤至日夕。

寒風吹落葉，夕陽滿山時。村前有農婦，歸來步遲遲。肩挑

兩蘿豆，前行有孤兒。母子無多伴，覺覺倍堪悲。終日阡陌中，力竭形亦疲。良人殺倭去，生活一身支。冬耕豈不苦，且免寒與飢。

楓葉日紅落，白楊更蕭蕭。豆粟收已盡，原隰自蕭條。老婦三五人，中田拾殘條。枯根帶敗葉，纏紮一担挑。向晚方歸來，夜單風飄飄。近年松柴貴，賴茲過冬宵。

十月微霜降，楓紅一林秋。牧童收落葉，山下放耕牛。衰草隨步吃，枯枝任檢收。怡然渾相忘，牛鳴人亦謳。漫唱嵯峨戲，引吭自悠悠。卽此有足樂，天真難匹儔。

農人秋更忙，終日在南畝。過午猶未回，送飯來農婦。挑筐帶小兒，兒前母在後。見爺高聲叫，呀啞開小口。筐內何所盛，

三菜一壺酒。田畔同進食，融融情誼厚。何必效時髦，卽此爲良偶。

肅肅西風吹，溫溫日可愛。農人忙收穫，幼童亦負載。豆箕掛庭樹，豆粒門前曬。芭羅方收完，冬耕無少懈。東田播小麥，西田種青菜。老翁及老婦，抱甕助灌溉。勞力爲神聖，足食同倚賴。

淪漪小溪水，中游雙鴛鴦。日夕不分離，行止自成行。田中有夫婦，年歲頗相當。結婚應未久，灼灼容儀光。夫也種小麥，婦也鋤其旁。一鋤復一鋤，紅袖隨低昂。耕時笑語，笑語無參商。天晚同歸來，儷影帶夕陽。工作助情愛，歡樂應未央。

金風舞落葉，飄飛滿林垌。農村衆兒童，收葉林中行。大者

十餘歲，小者五六齡。竹籬背上負，竹笆手中擎。青松紅楓下，時聞爬梳聲。斷枝并敗葉，籬中亂雜盛。今日赴北阜，明日往東陵。日日復朝朝，勞作無休停。山林既清肅，廬室足柴荆。待到雨雪日，無復畏寒凌。

老翁及老婦，田中拔黃豆。老翁髮盡白，老婦面黑黧。拔完共捆挑，行路無顛覆。翁婦年幾何，云七十左右。請問果何術，精力若此茂。老翁微笑答，勞動自健壽。言罷邁步行，雄風溢兩袖。

西風飄紅葉，紛紛落道邊。誰家窈窕女，勞作在中田。獨自捶土塊，揮鋤聲填填。一鋤還一鋤，土塊散不堅。撲素青布服，頭上無花鈿。體健身愈美，血足面增妍。紅顏對紅葉，紅葉未爲

鮮。應笑摩登女，虛費脂粉錢。甘爲寄生草，終成病嬋娟。

今年青菜壞，葉葉多疲癯。或者無光澤，或者多窟窿。園圃何疎落，疎落來悲風。老翁累蹙額，踟躕吟畦中。兩手散黃粉，菜葉盡濛濛。借問翁何爲，云是藥菜蟲。菜蟲除不盡，園圃永無豐。老翁言雖寡，老翁言不假。政豈在多言，貴能去害馬。

豆粒已成實，豆葉隨枯黃。小麥繼青青，青青煥容光。功成者身退，天道有其常。新陳時代謝，進步實無疆。形命豈永久，胡不自考量。麥大農人喜，黑隴農人愴。垂老一無成，君子應心傷。

秋日偶拾

昨夜無雲半月嬌，書齋獨望度清宵。今朝早出緣何事，貪看

葉紅過小橋。

微霜初下動秋風，渺渺客懷誰與同。經旬不到南山路，兩側
羣楓次第紅。

雲散天高野望寬，楓紅松碧媚清巒。恨無摩詰寫生手，描取
秋容日日看。

胡庫方岩幾往來，寒林漸瘦霜頻摧。自驕腳力今還健，路看
紅楓無數回。

紹虞一飛景芳尊，招飲麗水天真樓。詩以謝之

久別相逢分外親，晚來招飲到天真。如斯宴樂殊難得，笑語
喧堂盡故人。

小碗大盤雜沓來，多年老友競傾杯。姜君善說余能畫，更有

李姚妙謔談。

姜心白兄談舊事，姚修神，余重輝同志善國畫。

檐沿夜雨滴滂沱，堂內良朋頗徘徊。前線艱難猶抗戰，秋風颯颯動悲歌。

落拓年年我自知，空悲歲月竟如馳。雄心已逐秋風盡，爲報深情寄一詩。

自胡庫赴方岩途中

昨夜宿雨止，今朝曉露濃。才拙懷澹泊，出門步從容。羣山隱不見，四望盡濛濛。信步過小橋，盤桓撫青松。感懷一長嘯，客情誰與同。可憐烏柏樹，盡在霧中紅。

霧散青峯秀，剩雲媚孤巒。初陽隱仍現，輝光滿秋山。仰觀天宇泰，頓覺胸懷寬。始出地猶濕，行行露漸乾。自然多畫圖，

好景隨路看。人事罕真味，政海多急湍。榮華豈足貴，適性爲至歡。

鄉居秋日偶書

風冷霜濃泣草虫，心悲諸紹滿流鴻。今宵月下思廬宇，淚落還同秋葉紅。（註一）

烟浮樹濕水禽啼，落木蕭蕭百草淒。秋雪庵前蘆應白，清晨遙自憶西溪。（註二）

晚來獨步小橋東，萬里無雲百慮空。最愛前村秋景好，半林松樹一紅楓。

胡庠鄉居與世疏，月明日暖愛吾廬。晚來寂靜無多事，竇下一燈自讀書。

註一、二十九年，敵竄諸暨紹興一帶，流離者極多，悽慘萬分。

二、西溪在杭州留下附近，秋雪菴乃西溪觀蘆最好處。

庚辰十月二十二日與葉時鐸俞重輝及律蕙自麗水返胡庫
車輪不動共相推，半日無功意氣灰。蹇滯中途難進退，還愁
大雨過山來。

烏黑油蓬不見光，友生促膝話滄桑。雲山無數暗中過，八竅
七顛到永康。

流離路側誰家兒，赤腳蓬頭淚欲垂。瘦手伸來還縮去，零資
給與不勝悲。

中田處處盡汪洋，野老愁眉嘆路旁。小米根翻蕎麥倒，繁雲
更益客心傷。

客至

庚辰十一月十四日晨，紹棣、心白、惠民三兄到胡庫鄉居，以途中折來之杜鵑花及紅豆相貽，飯後復偕予及稚蕙共作野游，詩以紀之。

村居頗僻遠，天晴喜佳晨。良友聯肩至，貽我盡奇珍。杜鵑瓶內插，紅豆盤中新。未覺秋蕭瑟，小房今已春。鄉下無多菜，何以款故人。尚餘一瓶酒，聊敘平生親。

佳日難數得，出門快遊眺。雲散長空碧，葉紅寒林耀。晴久溪水清，木落遠山峭。行步隨遲遲，指點雜言笑。中田有老婦，冬耕攜幼少。應賤衰衰者，救國惟空調。

樹下拾紅豆，紅豆足相思。歧路吾將別，良友去遲遲。目隨白雲遠，餘情寄飛絲。轉傷年日長，志意非少時。雖無濟世策，

松柏操共持。我生竟何用，歸來徒自嗤。

雨後自松陽赴麗水舟中

辛巳四月

芳林映水小村孤，山上浮雲倏有無。酒後微風船上睡，醒來

不覺已碧湖。

碧湖鎮，屬麗水縣。

舟中小飲暫開顏，喜得浮生半日閒。漫話滄桑無限事，一杯

酒罷一重山。

大白岩過小白岩，綠篙輕點水紋閒。數叢水草隨波蕩，一片

輕鷗入目來。

日照江波萬道光，客情還比水流長。慢車不及快船好，朝發

松陽午麗陽。

抗戰既久，汽車多壞，有時尚不及下水民船之快。麗陽，麗水縣別名。

經麗水舊寓

戊乙之間草

步上萬象山，蒼茫經舊屋。劫火悲猶存，瞻顧遲遲入。堦除尚依然，門窗爭逆目。灼灼石榴紅，夭夭楊柳綠。離離柏垂實，拂拂風搖竹。見我同凄然，絮絮訴心腹。憶昔君在時，朝暮時往復。春晨踏青草，柔軟同錦褥。夏晝乘晚涼，清風散暑酷。良友談古今，佳侶發歌曲。人事變無常，小園送君速。敵機累來襲，麗城慘遭毒。市街樓與房，毀滅在閃倏。大水小水門，已無舊建築。芳林被燒焚，鳥雀無止宿。不意三載餘，還復接君躅。言罷更長吁，悽悽相對哭。

遊石門洞

昔讀謝公句，今日遊石門。謝公已長往，何處覓屐痕。山水供陶寫，清新見詩魂。未到心已切，已至情更殷。孤舟泊岸靜，

衆鳥迎客暄。浮雲嶺上滯，微日林中昏。宿願欣無負，煙塵暫不
論。

門外甌江橫，門內羣山開。入門不數步，爽氣撲面來。旅情
寄碧澗，幽意滿蒼苔。問津亭內坐，臨風久徘徊。

幽溪絕塵事，野路靈境通。瞥見千丈瀑，崩騰落青峯。細雨
沾叢樹，濤聲響遠空。碧池堆銀浪，黃葉舞飄風。幻滅俗情洗，
象成造化工。出門再回首，猶見挂蒼松。

登青田北山觀試劍石

清晨上北山，登臨何巍巍。磴道數千級，汗落沾我衣。峯頂
樹千株，青青蔭四圍。屈公真嬰鑠，屈映光先生也。倭寇竄擾浙
江諸暨紹興溫州台州一帶，
旋退出溫台。屈奉中央命來浙賑恤，直上步若飛。衆人皆在後，喘
余亦奉浙省黨部命到溫台慰問。

息不能追。

昔有修仙客，鍊劍逾千夕。道成將飛升，劍出動心魄。寒光上下飛，靈巖隨剖析。故老傳神話，我來看古迹。仙人已長住，遺石大數席。中間劃十字，斷痕過尋尺。堅石入白羽，同是精誠蹟。浩然獨有懷，長嘯雲天碧。

青田石

昔聞青田石，今到青田縣。入城先問石何處，穿街入店觀之徧。大大小小陳鋪中，奇形異狀各不同。人物皆如生，山水含清風。雕鏤嘆絕技，靈思驚化工。珍石二種最有名，黃田石及峯門青。黃若梅熟曉露濕，青如草嫩春雨榮。紋理細膩無雜質，朗然清潤照眼明。治印專家見之喜，順刻橫劉任所使。秦篆漢隸得心

成，古文奇字應手起。名書名畫相配合，琳琅滿目傳蘭紙。聞道產地在深山，璞塊含藏蒼巖間。千椎萬鑿取之出，深剔淺磨去痕斑。工匠力盡心血枯，始走萬國照宇寰。君不見青田賣石客，結伴離鄉行絡繹。或偕兄弟攜妻子，城邑處處留足迹。遠適異域千萬里，高山重洋不能隔。世界走遍青田人，無國不知青田石。

端陽前一日甌江中

雲山鬱鬱水茫茫，屈子沉江楚亦亡。愛國騷辭動萬古，怕聞明日是端陽。

江行

村村傍岸幾漁舟，處處青山帶碧流。貪看甌江風景好，終朝兀自坐船頭。

小飲舟中日半斜，浮生處處是天涯。花生火腿西瓜子，醉臥醒來想綠茶。

書永嘉劉阿金俞文祺俞碎梅事

倭寇竄擾永嘉，城中文華堂屋，被敵拘綁我數壯丁在內，絕其飲食。迺有新豐麵房店主劉阿金，與博利石印局店主俞文祺、輕文祺子碎梅，不顧危險，乘間送食，後被敵發覺，均以身殉。予到溫州，聞而壯之，乃詠以詩。

倭寇竄擾永嘉城，獸兵鐵蹄任縱橫。中華壯丁關一屋，拘囚無人問死生。飢餓數日不得食，腹絞耳鳴身無力。時聞敵寇談暴行，憤火燒胸淚滿臆。新豐店主劉阿金，肝膽照人忠義深。其鄰文祺子碎梅，父子同存報國心。相邀乘間來送飯，冒死忘生情所願。敵兵窺破齊被執，切齒詈倭共殉難。世間生死亦悠悠，幾多

豪貴付東流。三人壯烈足今古，常與甌江萬古留。

書永嘉劉貞晦先生事

前北京大學教授永嘉劉貞晦先生，年六十矣，以詩文聞於時。倭寇既陷永嘉，被陷城內。羣奸慕其名，時來相謁，公正色拒之，杜門書誦金剛經而已。余到永嘉，與公相遇於楊雨農先生家中。明日，與屈文六先生（屈映光先生，號文六）及公同遊江山寺，聯以詩紀之爾。

東海波濤惡，甌江倭氛侵。喧喧永嘉市，森森魑魅陰。多少富豪子，媚寇隨浮沉。劉公獨表表，誦經柴門禁。羣奸故相謁，時復來追尋。守貞儒生志，習定金剛心。訪者氣爲阻，言者口爲喑。我到永嘉來，遇君相視深。高風搖兩袖，僧寺聆清音。春華豈足貴，嚴冬見綠林。

榮譽隊

倭寇既陷瑞安，迂迴繞進，圍困永嘉。我軍榮譽隊及軍士連數百人，禦之於太平嶺一帶，擊落敵二飛機，苦戰逾日。永嘉官民，得此掩護，予撤退便利不少。榮譽隊多北方健兒，前三日始調永嘉者也。軍士連士兵，曾受相當教育，中多俊秀。屈文六許蟠雲（許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奉派偕余等同來視察宣慰）及余到永嘉後，由蕭司令導觀太平嶺戰場，歸而紀之以詩，即以榮譽隊名之。

瑞溫遭倭虜，蹂躪村廬過豺虎。戰士禦敵寇，身冒炮火泣風雨。寇兵初來陷瑞安，飛雲江上陰風寒。千家倉卒齊逃散，露宿荒嶺不得餐。敵軍更出瑞安外，迂迴永嘉包在內。自謂奇計無人識，詎知遇我榮譽隊。榮譽隊來自北方，累次殺敵在疆場。慷慨

悲歌胸懷壯，期復山河返家鄉。受創雄心誓再起，傷愈調住甌江旁。甌江旁邊護國寺，軍士連兵防此地。曾受訓練多英豪，寬機躍躍欲一試。健兒喜與健兒逢，把臂共堅滅倭志。聞道倭兵來，應戰無徘徊。掘壕擇陣地，殺敵上崔嵬。榮譽隊及軍士連，同讐敵愾無猜嫌。前線隆隆大炮起，我軍隱在煙塵裏。沉着發鎗期必中，一以當百無少餒。固守陣地堅不拔，太羊遇之盡披靡。敵兵被阻敵機飛，亂投炸彈所中稀。我軍步鎗齊瞄準，仰天快放射敵機。彈中二機煙火起，搖搖下落映斜暉。敵機粉碎敵兵怨，我軍歡呼山川動。手持白刃跳出壕，直斫敵兵不旋踵。冉冉白日出還沒，浴血苦鬥奮忠勇。沉毅作戰十許時，數百健兒共支持。永嘉後方獲安全，官民撤退無阻疑。青田路上萬千人，星夜跋涉盡還

移。遷移脫險境，健兒功彪炳。我觀今戰場，直上太平嶺。所據戰壕迹尚新，松林簇簇露清景。縱目四望發長吟，月來此日快登臨。戰士雄風應長在，雲山蒼蒼甌江深。

遊江心寺塔

勝跡稱兩塔，相對峙晴空。西塔圯重建，亭亭標秀峯。東塔頂已禿，白鶴巢幽叢。新舊各爭奇，搖映甌江中。時代遷移疾，今古迥不同。長嘯懷六朝，孤嶼來清風。

附記：江心寺二塔，間均建於六朝。西塔已倒重建，東塔已成斷頂，猶是六朝之舊物也。綠樹叢生，白鶴巢其上。

贈屈文六先生

一篙一漿發哀音，盡是災黎動苦吟。滾滾甌江底百丈，無如

屈老悲心深。

經伯夷叔齊廟

古殿塵封綠草萋，中堂聽說祀夷齊。鐘聲響澈江心寺，老樹扶疏獨鳥啼。

謁浩然樓

鳥啼潮落步江頭，幾片飄萍逐水浮。古廟於今存正氣，階前獨拜浩然樓。

附記：浩然樓乃建以紀念文信國者，與伯夷叔齊廟同在江心寺側。

發永嘉赴瑞安

輕煙隱隱望斜塔，流水淅淅過小橋。鬱鬱青山無限恨，萬行涕淚到漁樵。

戊乙之間草

附記：永嘉斜塔，在甌江邊，最有名。

仙巖聖壽禪寺觀碑

仙巖有天下第二十六洞天之稱，其下聖壽禪寺，創於唐時。予晨起與寺僧丁鬯庵碑觀其記文。時東牆曉日，遲遲照人。

古殿摩碑尚可徵，創唐歷宋幾衰興。
東牆曉日年年照，漫話滄桑有寺僧。

佛陀池

羣魚跳躍碧波漪，銅骨欄杆護小池。
楊柳垂垂芳草綠，風塵憶罷看多時。

雷亭觀響雷潭瀑布并清溪浴

拙夫怕塵累，陶情喜邱壑。
流汗上磴級，登高天寥廓。
遠山

起朝陽，綠樹鳴鳥雀。兩巖開石門，一水從中落。簇簇銀花起，隆隆響雷作。小亭觀聽久，胸懷逾澹泊。物我同交融，忘情得至樂。

巖下奔瀑落，巖上清溪流。畏熱聊入水，手足任浮游。細味魚躍樂，更覺風光柔。浴沂見天趣，臨濠得自由。俯仰懷千古，隨化復何求。

觀音洞

古洞隱絕境，我來欣展步。玲瓏造化成，感應佛子住。綠潭碎玉湧，青壁飛練互。轟雷震殿堂，薄霧籠房樹。清泉可洗心，曇華來妙悟。無相萬法如，普濟大悲布。石磴生陰涼，無言納幽趣。

由永嘉赴樂清

潮回岸濕一江風，曉起舟行紫霧中。
水鳥羣飛迎浪語，聲聲盡道故園空。

過虹橋

行行赴雁蕩，小憩在虹橋。
良田開萬頃，廬舍點青郊。
地平水流緩，天淨雲飛高。
南風撫夏稻，綠樹招鳴蜩。
行旅亦可樂，胸懷得洗陶。
景澹意自遠，情忘神覺超。
自由爲良寶，閒適羨漁樵。

過清江渡 辛巳六月

近午發虹橋，迢迢就征路。
上登烏石巖，下臨清江渡。
白日照碧海，遠山縈紫霧。
壯觀開我懷，清風搖村樹。
北望雁蕩山，

欣欣漫展步。

雨困雲和書感 壬午七月

龍泉路阻雨紛紛，怕看西山鎖積雲。
聽說將軍猶慎戰，誰憐村里已如焚。
甌江昨絕扁舟渡，峻嶺今嘶胡馬羣。
最是傷心逃鴨鳥，青林處處啼聲聞。

壬午冬日訪鄭烈蓀先生於雲和黃水碓

冬日霜風冽，出門喜朝陽。
鳥柏舞紅葉，疊嶺送清光。
言適黃水碓，漫上君子堂。
鄭公容舒泰，許公（紹楙也）性介剛。
趙公（見微也）寡言語，默默念西方。
佳食稱麥餅，精製出尋常。
肥鴨酒烹嫩，黃魚醬調香。
時菜有梨橘，飯後任取嘗。
談笑各隨意，南園可徜徉。
嘉會難再得，咏思安能忘。

答許紹棣兄抄謫仙與少陵詩三首見示

李杜开千古，絕才夙所慕。嘗覺謫仙傲，與杜無詩句。炬眼謂不然，二集搜數數。摘抄三詩來，高朗超俗趣。惟疑戲杜作，好事訛傳誤。隆冬霜雪積，萬事傷遲暮。愛看屋側柳，新芽已上樹。

寄大兄沛生二兄子聰

萬里未歸人，亂離倍思家。深惟兄弟樂，更覺世情賒。烽火未止息，人民等蟲沙。隨緣任所遇，持志庶無差。會當返田里，侍親樂桑麻。爲問紫荆樹，門前可着花。

溫子瑞兄過雲和見余半月歷險記以詩見寄次韻回贈

晨起星猶耀，天寒霜滿衣。歲暮思鄉里，遊子未得歸。匪寇

交煎逼，民生悲式微。良友萬里來，小園倍增輝。正氣期共礪，努力鋤奸非。豪情見快飲，傾杯遮若飛。此別應珍重，世亂相見希。

附溫贈詩

歲暮遠行役，朔風薄我衣。山容既已淡，衡雁亦思歸。生意俱清歌，四顧遂稀微。展卷才數行，煜煜生光輝。立國正綱紀，毫釐別是非。俯仰天地寬，衆生度若飛。艱危持大節，聖賢庶可希。

與紹棟同步前溪

西園映夕照，碧澗共君行。已絕青雲想，難忘百世名。金風吹面冷，霜月挂天明。峻嶺常翻越，崎嶇應覺平。

臘梅

臘梅吐清香，暗暗迎風發。斜枝弄淡影，喜見西山月。昨夜形雲厚，今晨飄瑞雪。小爐溫老酒，數杯胸頭熱。不復羨榮華，野寺甘迂拙。

冬晨赴黃水碓訪許紹棟兄嗣許與其夫人孫多慈女士同到農場

野寺無聲，眠易足，興來早起不知寒。閒思往事多如夢，爲訪良朋偶出關。鳥落霜雲疊嶺外，人行古磴疏林間。經橋忽聽沙灘響，翻怪清流起急喘。

清風拂面發微涼，僂影雙雙到草堂。事少玄思超物象，客來喜氣滿農場。圖書萬卷隨翻讀，菜蔬畦任取嘗。溪畔送君高舉

手，歸來霧雨濕衣裳。

西園紀事五絕句

余住雲和梅壘農場，窗前爲小園，繞以短牆，內有韋陀銅樹，寶塔山茶，
梔子、海棠、建蘭、丹桂、黃梅、蒼松之勝。牆側小池，雨後綠波漪瀾，
尤爲清絕。以園居屋之西，名之曰西園。三十二年二月五日，爲農曆癸未
元旦，約培心、越光、蟠雲、楚狂、樹齋、希岳、寶琛、諸兄敘飲。聊記
之爾。

昨夜風光異，相驚又一年。忽聞爆竹響，對酒意茫然。
門飲聲喧堂，傾杯互勸迫。新年野寺中，（農場屋，舊爲佛寺）盡
是他鄉客。

拂紙聯佳句，詩成興更濃。梅花發異香，席上作清供。

多時已不醉，一醉生奇思。自有遊仙趣，旁非未覺嗤。
主人酒醒來，衆客已同返。芒屨獨遊山，登高意自遠。

二月二十一日約培心冠靈望偃眉仲好樓子彬叔範雲翼諸兄

及雲翼夫人看西園初開海棠

海棠蓓始發，嫩蕊弄春姿。陳子有同樂，花前共着棋。
（冠靈最先到，與全在花前着棋。）

西園麗日暖，佳客笑談多。可惜琴師缺，江郎未肯歌。
（眉仲研習平戲多年，著有戲說·嬰之歌，不肯，堅以無琴師辭。）

促膝推敲久，胡（雲翼也）施（叔範也）共論詩。海棠紅欲滴，不語笑君癡。

塵埃野寺少，景物春來賒。屋側山茶樹，離離漸着花。

阮毅成兄夫婦到西園約余到渠家中晚餐踏月歸

西園午睡夢初回，日夕清風佳客來。
緩步東溪觀峻嶺，漫隨玉趾到高齋。
琉璃碗裏饒涎滴，景泰瓶中紫翠開。
莫患獨歸無侶伴，一輪明月共徘徊。

送吳壽彭兄赴蜀

元旦麗日出，煜煜滿山陂。
離離馬路上，喜見君風儀。
雲和忽握手，卻憶永康時。
聞君往孝豐，手自把鋤犁。
灌園學老圃，青畦草自披。
人皆議君怪，君情我頗知。
君貌變更古，無怪俗人嗤。
約友同過我，閒談日西移。
行將往遊蜀，所見多瑰奇。
山水助翰藻，毋忘寄新詩。

吳一飛兄出紙索題書贈

清晨花下坐，西園喜少事。君謂我將有遠行，一頁宣紙索題字。我來浙江爲客久，思回黔山換換味。人生去住非有常，無我去執皆適意。有時臨海觀浪濤，有時歸山事園藝。平日喜君小品文，幽默當中富小刺。

揮我向狼豕

東南日報麗水版，於癸未三月三十一日及四月一日連遭敵機轟炸停刊，不十日恢復出版。如故人重見，衆多讀者喜可知也。作此書感，并簡健中湘女兄及社中諸先生。

傍晚西園坐，漫取報紙讀。驚見東南麗水版，連遭敵機轟炸毒。緊急啓事閱未畢，仰天北望欲裂目。社館倏變瓦礫場，多少地方精神少食糧。器材損失出版停，千萬讀者尤悽愴。文化機關

慘遭燬，憤火衆胸更燃起。房屋倒於敵機下，報紙活在人心裏，十日以內卽恢復，奮鬥精神誠難比。筆墨重振立前線，日日揮戈向狼豕。

還我首都

四月十八爲國府民十八年建都南京紀念日，正報於是日遷雲和出版，所以激勵羣情，毋忘我首都也。望僑兄來索稿，感而書此，姑名之曰，還我首都爾。

癸未四月十八日，北望南京愁滿目。玄武湖中霧淒濛，紫金山上雲慘憂。卻憶國府建都時，風和日麗柳若絲。兆民共慶得統一，如登春台咸熙熙。中華復興倭切齒，七七抗戰烽煙起。惜我羽毛尚未豐，首都終淪魔掌裏。日去月來倏六年，還我河山志更

堅。同盟合圍倭命短，還我首都將倭鏟。正報今出雲和版，激勵羣情意懇款。金陵父老望旌旗，還我首都期不遠！還我首都期不遠！

贈曹玉成兄

余於去歲十月遷來農場，迄今倏已數月，與余同住者爲曹玉成兄。君聞余將返黔，購紙索詩及書，因題一詩以贈。

春風到江南，隨處見花柳。游子念故鄉，行將向西走。與子農場位，倏忽數月久。無復理公文，致力惟南畝。稻麥不去眼，菜蔬常在口。澹泊全天真，勢位亦何有。有時夕陽下，亦進一杯酒。農夫皆喜君，謂君性和厚。佳木聚西園，蟠屈當我牖。寶茶花相疊，古松枝相扭。稜稜韋陀銅，勁特應難偶。晤對洗世情，

晨昏爲良友。忽念當別去，盤桓累舉首。我知諸木意，請君常護守。

浣溪沙

——次韻答江眉仲

春至西園春日和，黃鶯娛客弄清歌。時抬望眼到山蘿。
如水友情淡豈少，連天黔嶺青尤多。且歸小隱白雲窩。

附原作

浣溪沙

貽蓀先生別署白雲，顏其居曰白雲窩，余居白雲山時亦嘗用是詞，昨和養
雁翁韻，猶復致戀於此，因疊韻奉柬乞和。

俱道斯人浴太和，空山獨唱鳳兮歌，清聲飛越上松蘿。

一日間情寧得少，五言好句料應多，羨君復有白雲窩。

離鄉感懷

甲申十二月

歸里忽逾年，埋頭度歲月。久絕富貴想，鄉村甘迂拙。烽煙東南來，倭寇肆豕突。山河頓慘淡，流離在倉卒。諸兄催我行，爾名露難遏。受俘不可再，分散或皆活。未來誰能知，生離等死訣。已已勿復道，道之肝腸裂。

萬里歸來後，息影侍嚴親。榮華安足慕，孝友樂天倫。蒸暉去何疾，兄弟含悲辛。忽忽無幾日，黔邊悲陷淪。老人似先覺，焉忍見烽塵。卽須別故里，興寐敢辱身。辭墓苦未得，酸梗淚沾巾。

夜深四壁靜，寒燈對搖紅。詎知回里後，骨肉仍難同。太息

謂家人，無爲悲塞胸。昔日父母在，隨緣積陰功。天道苟有知，行居皆免凶。四海盡鼎沸，一家豈雍容。爲善不可已，安命任所終。

遲遲別家人，揮手去故里。暮雲黯黯飛，悲風蕭蕭起。傷心爲男兒，不能顧妻子。資財無蓄積，離鄉半餓死。多少逃難人，齊葬路途裏。流離誰使然，廬舍誰所毀。頓足望東南，悲憤髮上指。倭寇未掃滅，終身永爲恥。

雪晨離平壩城

昨夜西風壓客衾，今朝瑞雪滿寒林。離人又逐飄蓬去，望斷鄉雲萬里心。

清鎮貴陽道中

戊乙之間草

寇急驚傳一紙書，萬千老弱轉溝渠。
寒風如矢不相放，緊向流離頭上梳。

扎佐夜宿車中

走遍街西又走東，家家客滿轉車中。
休嫌道路無安寓，多少悲鴻立晚風。

聞獨山六寨收復

日日奔馳客興差，忽聞捷訊傳天涯。
空中鐵鳥來盟國，地上倭兵等散沙。
壁報哄傳收六寨，居民歡笑動三巴。
非惟大局臻安定，更喜回歸尚有家。

過兵車

怕照形容日日摧，蕭疏短髮染黃埃。
愁聞旅客飄零語，喜見

戎車陸續來。殺氣騰空聲鼓急，雄兵到處煙塵開。夜中夢掃倭氛淨，身到前方無數回。

接大兄沛生書喜二兄子聰病愈

煙塵多擾攘，喜接萬金書。痼疾新離體，精神漸復初。逍遙觀世事，澹泊愛吾廬。故里終當返，弟兄樂有餘。

復興關下訪紹棣希豪毅成青儒望伋楚狂子梁諸兄不遇

老天不肯晴，苦雨日霏霏。聞道故人至，繁雲頓掃揮。將夕偕韓子，（韓兆岐兄）漫步上翠微。夏蟲奏繁響，夕照留殘暉。佳樹蔭石級，林園無炎威。夜來清景出，白日紅塵飛。屈折到宿舍，仰止唯雙扉。快晤期異日，遲遲含情歸。

同浙我未果，君等忽西來。離合應難料，萬事自天排。空航

逾萬里，大會旬日開。

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也。

安危係全國，謀議竭羣

才。默默觀今古，守拙自有懷。仰視衆星燦，暗覺大化推。習習清風至，遲遲下山隈。深夜興未歇，小館猶進杯。

述懷并簡許紹棟兄

潛魚樂藪澤，拙夫喜山鄉。既鮮名利逐，任真無隱藏。深賴父母蔭，亂世尚小康。愧無濟世策，胡爲慕廟堂。孝友有兄弟，佳節互稱觴。時復念良友，引領天一方。一年烽煙阻，萬里絕郵航。風雲旦夕異，黔疆竄虎狼。欲住往不得，征途祇自傷。

彈痕驚滿眼，昔我至陪都。今我來茲地，朱輪滿街衢。離離窮民淚，赫赫要人居。官僚兼營商，日夜起歡娛。傷心首都地，戰時風光無。誰復念前方，千里盡墟墟。

君子素位行，險夷均自如。嚮往未能至，時時懷慚怍。逃生來茲地，地位何足拘。古井波不起，淡然失雄圖。排悶一杯酒，消閒數冊書。客寄非可常，終當返里廬。

清晨登高臺，悠然獨遠眺。大江自天來，日夜常咆哮。滾滾萬里去，東海相迎勞。倭氣未清掃，豺狐復跳叫。安得挽長流，濯濯洗塵滯。對景忽有感，臨風復長嘯。

人世同天運，進化所共宗。科學闢荆棘，世界終大同。膺膺神州地，攘攘盡農工。徵兵與勞役，役役無不從。中華能抗戰，勝利推首功。八載無休息，郊野多疲瘵。內情希解放，高比崑崙峯。道路亦艱難，處處多莽叢。大江滾滾去，萬轉終向東。誰能舉大旗，爲民作先鋒。

佳訊傳遙遠，好友自天來。路遠非容易，握手慰久懷。松筠面如昔，古道遠塵埃。方正君超俗，陶陶我樂杯。大本苟相同，悠然忘形骸。華夏終復興，倭氣漸掃開。西湖別我久，東望累徘徊。訪君期異日，共上初陽台。

西湖葛嶺山頂，建有初陽台。

簡贈紹棣

數月能識字，聞君得佳兒。聰明殆有自，蘭桂耀庭墀。舉世難莊語，童真足解頤。我亦有稚子，跳躍異凡姿。及今千里外，悠悠常繫思。世事推移疾，心情異昔時。城市非所樂，終歸南山陲。

次韻答楚狂兄

倭氣處處慶，天意興中華。郊野竭民力，疆場濺血花。他鄉

逢故友，轉眼復天涯。待搗黃龍日，訪君門八叉。

書感

人間萬象多矛盾，耳目難塗愧未忘。市獍連翩籠貨幣，男兒枕藉葬疆場。菩薩救世悲興業，聖哲謀邦慎履霜。砥柱中流誰與任，江頭踟躕立斜陽。

俞忠萱同學新居樂成招飲

倭寇侵中華，抗戰烽煙久。不意派溪別，陪都復聚首。俞子性敏慧，經營偕佳偶。精舍新建成，招我飲醕酒。促膝共談笑，滿堂盡生友。少年任天真，相遇多親厚。尊師古誼存，渾忘吾拙醜。嘉會焉可忘，此樂應難朽。

與蔣保康兄赴蓮花街訪王德亮兄并同遊清水溪

蓮花名久噪，今日訪故人。輪舶渡有序，纜車淨無塵。江水夏來急，重巒雨後新。久居城市裏，轉喜山野真。良友性好客，中廚辦豐珍。同是異鄉子，談笑情更親。

風景嘆幽絕，依山爲層樓。佳木蔭四側，清泉繞屋流。聞爲經商客，困積將機投。萬千任揮霍，出處擬王侯。誰念公務員，覺覺居村頭。衣食常不給，飢寒日啾啾。

高閣峙山頂，巍巍異尋常。上蓋琉璃瓦，光輝映四方。路人爲我言，某氏念佛堂。子爲帶兵官，兼併逞豪強。所過民盡哭，萬家竭脂肪。存心失慈善，木魚空梆梆。

將夕我言歸，小眺立塗山。巴渝一覽收，歷歷數塊間。大江崐崙來，滾滾去不還。男兒志德業，不朽實維艱。傷心摩兩鬢，

已有數毛斑。

何名忠兄端陽節招飲并觀競渡

避倭離故里，渝都過端陽。何君性好客，招飲情款長。佳宅位山腰，風景出尋常。憑欄一俯視，大江去洋洋。主人善音樂，臨流奏清商。精饌陳滿棹，醕酒開瓶香。良友意何厚，相勸累稱觴。遊子得所適，渾忘在異鄉。

天氣快人意，清風微日暄。臨江觀競渡，憑欄立高軒。雙船過箭疾，衆橈擊浪翻。鐘鼓響不絕，萬人拍手喧。愛國心無已，躡身葬清淺。至今千載後，處處弔屈原。

(完)

大
中
印
刷
所
承
印

地址：貴陽市北路十五號

